

春

秋

戰

王度廬著

領末對德
能拖進德
冗長

王度廬著

技擊
小說

春

秋

戟

第二集

上海春秋書社印行

春 秋 戰

第 二 集

全書一冊 基本定價

一九四九年七月

著 者 王 度 廬

出 版 者 春 秋 書 店

上海東華里

總 經 售 正 氣 書 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各 埠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技擊小說

春

秋

戟

第二集目次

第一章 風塵結伴一路惹相思……一

第二章 金劍銀鈎兩女初相遇……一六

第三章 孝當竭力單騎闖虎穴……二六

第四章 情心俠膽渭水訪豪家……四一

第五章 擺酒宴羣釵狂言述舊……五四

第六章 深夜鬧庭前色魔計拙……六七

第七章 山深天冷癡意感芳心……七九

第八章 催馬追車畫戟救老父……八四

技擊
小說

春

秋

第二集

王度廬著

第一章 風塵結伴一路惹相思

賽潘安這時才穿上了一件小袷襖，他說：「我每逢要跟人打架的時候，就必要脫去上身的衣裳，這樣慣了，今天我是不知俠女前來，如若黑子早就給我送一個信，我一定要穿上長衫，下山去恭迎！」蕙秋又瞪他說：「你一個當強盜的，還會有長衫呢！」賽潘安點頭說：「有，我在幼年也是唸過書的！」蕙秋急得瞪腳說：「你快不要說你也唸過什麼書了！我就不喜歡聽人說這話……」此時，她心裏忽然想起來他的，算是未婚夫吧，那雖然自己說也會什麼劍法，而其實是一個文弱的書生的鄧雅元，倘若，鄧雅元有賽潘安這樣的武藝這樣的胆氣，而這次隨同自己出來，那得有多好呀？……這麼一想，心中就不禁的惆悵，悔恨，而難過起來，便又瞪眼說：「你快把信拿出來給我看吧！」賽潘安說：「你先聽我說！那封信是我寫的，信上沒有什麼要緊的話，因為前天，我為辦點事，到了這附近，北邊，定興縣的縣城裏，與你令尊，也是偶然遇着的，……」說到這裏，他却又把話止住，說：「反正今晚也不能去找你令尊了，你不用着急，還是先坐下歇一歇吧！聽我把話細細的對你來講！」蕙秋

歎了口氣，就在那放着燈台的旁邊，一個凳兒上坐下了，這屋子裏倒還乾淨，牆洞兒裏放着枕頭盒，鋪板上擺着很新的被褥，看這樣子，大概是這母閻王住的，這賽潘安還不配呢，賽潘安可是對蕙秋真恭維，他吩咐黑子去叫人給燒水，並問蕙秋覺着這山上冷不冷，如若覺着太冷，可以升上炭盆，蕙秋却是濕淋淋的筵衣，全都沒有脫，雖然是坐着，手可時時還拿着戟，她就急急的說：「你就不用說這些廢話了！你快說你是怎麼遇見到我的爸爸？」賽潘安說：「我請問俠女的名字叫唐什麼？」蕙秋說：「難道我的爸爸，還沒告訴過你？」賽潘安說：「沒有！他老人只是叫我到北京去找鄧雅元，並沒提到家裏的事。」蕙秋搖頭說：「我就不信！」賽潘安說：「實在是眞的，前天我到定興縣城，那時已天色傍晚，我在一家酒店飲酒，那酒店的后院就是店房，有一位牽着棗色的大馬，帶着一枝長戟，還有許多行李的老英雄正去投宿，店家說是沒有屋子了，其實是看那位老英雄不像是好惹的樣子，他們不敢收留，經我給說着，因為我在那掌櫃的有點交情，算是才給老人家騰出一間屋子來，那老英雄自然覺着我幫了他的忙，遂就與我談起話來，問我是幹什麼的？我可那能說實話呢？我就說：我也是過路的客人，他老人家又問我是上那兒去的，我就隨口說了一句是北京，不想他老人家越發跟我套近起來，就說他是鐵面溫侯唐立冲，我本也久聞其名，當時就說：久仰久仰！老英雄遂就要托我往北京捎信，並且他老人家還不會寫字，非請叫我代筆，我就借了

酒店記賬的紙筆給他老人家寫了一封，又爲我自己寫了一封，我們兩手交換……」蕙秋急急的說：「你倒是把我爸爸叫你寫的那信快拿出來呀！……」賽潘安這才自他的一件疊着的藍綢長衫襖的口袋裏掏出來一張記賬用的帶着紅格的紙，這就是信。蕙秋藉着燈光去看，只見上面寫着是：「字遠鄧雅元，轉交你父親，你我原來是好朋友，同在福貝子帳下效勞，我也佩服你，欠你的債，如今把房子給你了，算是還清，我女兒之事，你可速辦，以便使我放心，我家裏院，不許進閒人，我永遠不回去，也須如此，你也知道我是永不回去了，你必須依我之托，否則必有人找你不依，雅元可做官，勿走江湖，是我之願也，唐立冲書於定興客邸，月日。」蕙秋看過之後，不禁直流眼淚，她那隻戟，也「吧」的一聲摔在地下了，賽潘安急忙替她拾起來，爲她立在牆角，蕙秋擦擦眼淚說：「這信你爲什麼不去快給送呀？你既受了人託！」賽潘安說：「今天在這裏遇見俠女，俠女是唐老英雄家中的人，我就不必送了！」蕙秋搖了搖頭說：「你不知道！我也不願意回北京了！」賽潘安彷彿詫異的樣子，問道：「是爲什麼？」蕙秋搖頭說：「你就不用細打聽啦！我只告訴你罷！我這次離家是爲追上我的爸爸，我還要跟着他老人家先往渭南縣……」賽潘安問說：「到渭南縣去作什麼？難道是要去找龐嗣雄嗎？」蕙秋也驚詫着說：「你怎樣也曉得渭南有一個龐嗣雄？」賽潘安說：「我們久走江湖的，無論那一個地名有出名的人，我們都得知道才行，其實我是後生晚輩，

龐嗣雄如今已是一個老頭子了，他是福貝子福康安的轎夫出身，福康安有一個怪脾氣，即使在兩軍陣前，他也是不騎馬，而讓轎夫抬着，因此他的轎夫都會武藝，都發了大財，龐嗣雄跟我的父親也有來往，……」蕙秋擺手說：「不用提人家了！我就問你，據你猜想着，我爸爸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兒了！」賽潘安說：「按理說，因為下雨，他應當還留在定興縣，可是那老英雄的脾氣古怪，說不定他要冒着雨去走，他的馬又快，這時候也許到了保定府，俠女！現在你也大概看出我不是什麼壞人了吧？你信我一句話吧！假若要是你跟着我一同走，不到十天，我就准能把你令尊找着……」蕙秋瞪着眼，啐了一口說：「我憑什麼要跟着你一塊兒去走！」賽潘安却正色的說：「因為我在江湖道上熟，到處都有朋友，我找不着，朋友可以幫助我找，你却不行，你連路徑全都不認識，要不然你也不會走到這裏，你想這如何能成？你一輩子也不會找着，你一萬年也不會追上！」蕙秋一聽，真有些泛愁了，自己早先也沒想到，如今却經歷過了，你只要是個女的，再年輕，又沒有出過門兒。就憑你有多大的本領，也是空會惹麻煩，而不能夠辦了，這江湖道兒真兇險，外面又是好人少，壞人多，沒有個人領着路，真是難的很！……她默然低的低着頭坐着，真是一點主意也沒有了。賽潘安又說：「我願意給你效勞，今夜你就住在這裏，明天我們兩人就一同走，不知你以為怎樣？」蕙秋一聽，不由得臉又通紅了起來，又瞪着眼，彷彿又要生氣的樣子，賽潘安却趕緊解釋着

說：「按理我可不該這樣說，你自管放心我吧？我是個光明正大的好漢，連媳婦我都沒有娶過，不爲我爸爸逼我叫我娶一個作官家的小姐，我還不能跟她翻了臉跑到這兒來呢，母闖王每一次到這裏來，都要叫我作那無恥之事，我曾跟她拚過幾回，她因爲敵不過我的雙刀，我又不怕她那九把飛刀，她才對我沒有法子，我早就想離開這裏，因爲今天俠女來，我要不改邪歸正，我就愧再爲人，你慢慢看吧！我雙刀小將賽潘安韋樑……」又恨恨的說：「什麼他媽叫賽潘安？這個名字不是我自己起的，我不願意要，可是江湖上都叫開了，因爲我的叔父外號叫賽羅漢，黑子他的爸爸活着的時候叫賽判官，這個也賽，那個也賽，所以他們才給我了這個綽號，我連雙刀小將那四個字都不要了，你令尊人稱雙戟老將，我又叫雙刀小將，我倒好像是他的兒子……」蕙秋聽到這裏，忍不住的「撲哧」笑了，賽潘安生着氣似的說：「以後俠女什麼也不要叫我，只應當叫我的真名字，韋樑！」蕙秋微微的帶笑說：「你也不要再叫我什麼俠女！」賽潘安韋樑發愁的說：「那我可怎麼稱呼你呀？」蕙秋臉又紅紅的說：「我的名字叫蕙秋？」賽潘安韋樑點頭說：「好名字！可是我也不能這樣叫你，以後我只稱呼你爲姑娘好了！」說畢這話，打了一個呵欠，就說：「姑娘就在這屋裏歇着吧！我可得睡覺去了，因爲明天早晨咱們還得上路呢，待一會，我就叫黑子給你送茶水來，」說完了，他就轉身走出了屋，連頭也不回，蕙秋的芳心反倒不禁的覺着有點兒惆悵。原來，他們說了這

些話，已經過了很多的時分了，外面的雨都已不下了，這裏的天氣可十分的冷，待了一會兒，黑子送進來茶水，饅頭。還有一木盤兔肉脯，另有一個嘍囉送來了一個瓦盆，裏邊燃着幾塊木炭，這全是聽了賽潘安的吩咐才給拿來的，可見那韋樑也真是細心哪！真是與別的強人有些不同呀！想不到今夜在這荒山的賊穴之中，竟能夠過這樣安閒的享受？蕙秋不由得心裏有點感謝了，她這時候才脫去了那件細草的蓑衣，而走近炭盆去烤火，這時，那個嘍囉走出去了，黑子却愁眉苦臉的說：「俠女！我可怎麼辦呀？等到母閻王再來，一定是要我的性命！」蕙秋說：「明天一早再說吧！我已給你想了辦法，反正你那老媽在這兒也餓不死，我給你盤纏，你帶着你的媳婦到北京，去替韋樑，給我的家裏送一封信，我再多給你們一些錢，你們就在京城附近去做一個小生意，就不要再回來了！」黑子一聽，十分的歡喜，又趕緊跑出去了，給蕙秋搬來了那行李包和寶劍，蕙秋就叫他出去，自己把門關得嚴嚴，先喝了一些茶，吃了一點饅頭，就把所有的被雨淋濕的衣服鞋襪，全都在炭盆上烤乾，時已夜深，她才熄燈，就躺在那鋪板上，手按着劍柄睡去，盜窟之夜，不覺着過去，醒來已是天明。只聽賽潘安韋樑在外面喊：「快去備馬！連我的馬，帶那位俠女的馬，一齊備好，我們這就要去！」大概這山下，或許有他們寄養馬匹的所在，嘍囉聽了，脚步之聲匆急，就跑去備馬去了，這裏韋樑隔窗問說：「姑娘起來了嗎？」其實蕙秋已經換好了衣裳，正在梳她那兩條長

辦，答應了一聲說：「等一等我就出去！」於是賽潘安韋樑在外面站着等候了一會兒，蕙秋姑娘，就走出來了，她換穿的是青緞的小袷，青緞褲子，這更襯出她的玉貌花容，妙齡而韶秀，兩條辮子是全向前梳着分垂在她的胸前，她的胸是那樣的高，而腰是那樣的細，真是健美絕倫，她見了賽潘安韋樑，不由得一笑，她這一笑，原是感激，但不覺着就現出來她那腮旁的深深兩個笑渦，韋樑却說：「外面還是冷，你穿的這身衣裳不行。還是再添一件吧！」於是蕙秋又轉身到屋裏，把那件藕荷色的半長坎肩，又罩在外邊，心裏，對於韋樑這樣的「知冷知熱」，不禁的更是感激，賽潘安也打扮得很乾淨，穿着藍綢的長袷，像是一位「少爺」，雄糾糾而英俊，既不斯文，又不粗野，只是一個爽快豪俠，而又多情的人，他親自替蕙秋拿着行李和戟劍，帶着蕙秋下了山，只有黑子一人送下來，蕙秋在這時才給了他一些金銀，黑子那滿長着鬚子臉洋溢出感激之色，結結巴巴的說：「俠女！再見！」蕙秋又把那封信拿出來交給他，把「北京草廠胡同」的地址，連說了三四遍，黑子只是連連的點頭答應，於是韋樑騎着馬在前，蕙秋騎着馬緊緊的跟隨，就在這雨後泥濘難行的大地之上，前後雙馬，順着曲折的田徑，往南走去。一路上，兩個人什麼話也不說，當日就到了保定府，這樣大的一個城池，又有知府又有知縣，街上處處走的是頭戴紅纓帽，掛着腰刀的官人，蕙秋都很害怕，孰料賽潘安韋樑竟還認識許多的朋友，在大街上遇見了認識的人，就點頭招呼，

還有高聲叫着：「賽潘安！……」蕙秋是時時提着心，他韋樑却毫不介意，他走過許多家鏢店，都進去打聽，出來時，總是搖一搖頭，他把頭搖一次，蕙秋就灰一次心，總之，是沒有「唐老爺」的下落，沒有一個人曾經看見過那麼一位馬旁帶戟的黑面老英雄，蕙秋的心裏真覺難受，韋樑又說：「咱們別耽誤工夫，本來應當在這裏用午飯，可是我看出來你有點慌張了，這真不必，你放心吧！這城裏咱的朋友多得很，還有當官差的，他們都知道我是小太行山上的強盜，可是他們就不敢動我，因為那沒有一點用處。沒有人敢來下手拿咱，你若不信，咱們就在這城裏各處逛一逛看？」蕙秋聽了這話，聽得臉色都發白了，趕緊說：「走吧！快走吧！……」於是二人，就又騎着馬離開保定府，順着大道，雙騎雙馳，就再向南去，沿途遇着了一隊隊的鏢車，那些保鏢的都趕先招着手叫：「賽潘安！老兄弟！你帶着一位大姑娘是要上那兒去呀？」韋樑在馬上掄着鞭子斥着說：「不許胡言亂講！我且問你……」於是又把「唐老爺」的年貌及騎的馬，帶的戟，說了一說，但回答的人總是把頭搖了又搖，說：「可真沒有看見！」於是韋樑揮鞭又走，蕙秋姑娘的青衣，藕色的坎肩，雙辮子依舊在紅漆馬鞍上一顛一顛的，畫戟寶劍磨着鐵轡，緊緊的跟隨着走，一直涉過了那萬頃荒沙，中間只有淺淺的一股濁水的滹沱河，天色已經不早了，蕙秋是又餓，又渴，韋樑至此時，才勒馬回首，向蕙秋笑說：「我真佩服姑娘！姑娘是武藝超羣，而又耐得苦，這樣才可以稱爲一

位蓋世的俠女，將來走到什麼地方也決吃不了虧，可是，得有多麼高武藝的人，多麼英雄漂亮的人，才能夠跟姑娘相配呀！……」言畢，彷彿是不勝浩嘆，蕙秋的脸却被夕陽照得緋紅，她揮鞭發急的說：「快走！說什麼廢話！……」瞪了韋樑一眼，韋樑却說：「咱們別淨這樣的走路了，若是把你令尊邁過去了，就走一輩子，也不會找得着他老人家。」蕙秋又用眼瞪他，生氣似的說：「你不是說過，你一定能夠給我找得到我的爸爸嗎？」韋樑說：「我是一定能找得着，若是找不着，我也沒臉再見你，我非得自刎，才算對得起你，可是現在是往西或往南兩股路，你若是想到大太行山，剪除那綠閻王，紫閻王，花閻王，母閻王，去救那些難婦難女，咱們就得由這裏往西，要是專爲尋找你令尊，可就不但是不往西得往南，還須要慢慢的行走。蕙秋遲疑了半天，便皺皺眉說：「我離家出來，原就是爲追上我爸爸，因爲若沒有我跟着他，保護他，他一定很危險，這裏還有我生身母親的事呢，所以我心裏很急。自然我會點兒武藝，我應當行俠作義，可是現在我真顧不了別的人！……」說到這裏，她心中難過得不住簌簌落淚，就用袖頭擦拭着。韋樑也怔了半天，怔得不是別的，而是因爲她說還有她生身母親的事，這姑娘的來歷可真叫人猜不透，她的家裏別是慘遭了什麼吧！也不好多問，只說：「大太行山上那些婦女，真正被硬搶上山去的，沒有幾個，們是被拐子給拐了出來的，有些還是天性生得下賤，你救了她，她還不願……」

時不必管她們啦，我也真有些不好意思幫着你去跟他們拚鬥，這事只好以

既這樣心急，我也不好在路上耽誤，倘若耽誤些日子，還是碰不着你令尊，那

以贖罪，好在你令尊並不是沒有准去處，他老人家不像我那麼沒信義，他受了我之

先到黃河岸我家裏，去給我送那封信，由我家裏一定往西奔渭南，到了渭南，他還要上
山，我想咱們就順着這條路兒去走，走到一個地方，他如未到，咱們就等他三天，等不來，
咱們再到第二個地方去找，如在第二個地方渭南，再見不着面，咱們可就要往第三個地方峨
嵋山去找了，可是我雖沒到過峨嵋，聽說那山也不小，他老人家是在那裏找朋友呢？還是去
會親戚？」蕙秋悽然的搖着頭說：「都不是！……」韋樑問說：「那麼他老人家沒說明，往
峨嵋山下的什麼村？或是山上的什麼寨嗎？……」蕙秋哽咽着落淚說：「他只說是……說是
什麼！萬丈的山溝！……」韋樑聽了，又發怔不語，這時，雨後傍晚，寒冷的秋風，自河上
吹來，就凍得馬全都直嘶叫，韋樑就說：「得這樣吧！現在咱們，人縱使還是忍受住饑餓，馬
也受不了啦，快走吧！趕到辛集鎮再說！」於是兩匹馬又往南去走，因為馬都太飢太渴了，
所以走得都很慢，到了二更天，方才到了辛集鎮，這時街上已經沒有一個人了，連幾家店房
的門全都關了，幸虧韋樑在這裏有一家熟店，他先與蕙秋下了馬，把馬交換過來，因為他的
馬上除了一個行李包，什麼也沒有，蕙秋的馬上却有寶劍很沉重。那隻戟也不算短，女人的

馬上帶着這些傢伙，實在使人生疑，當下韋樑牽着蕙秋，這匹馬，就用拳頭捶門，捶了幾下，只聽得門裏邊有人問：「是誰？」聲音發啞，還有點大舌頭，韋樑就聽出來了，說：「是我！大舌頭你就開門吧！」裏邊還聲音不清的問：「到底是誰呀？……」韋樑說：「連你韋二爺的聲音也聽不出來！」裏邊這時才啞着聲音笑着，說：「原來是你呀？你有半年沒來啦！這個時候，你倒來啦，你也想要在這兒栽個跟頭嗎？」韋樑聽了，倒不由得一怔，門開了，韋樑先讓蕙秋牽着馬進去，這時月光十分的明朗，開門的這啞嗓子，大舌頭的矮胖子，不住的扭頭來望蕙秋，韋樑也進來了，說：「天才什麼時候？又有月亮，你大舌頭又有那麼個厲害的老婆，爲什麼變成這麼胆小？這早就開門？」大舌頭說：「你還不知道嗎？現在這條路上不像早先啦！淨出事！」韋樑又是一怔，大舌頭把門關上，韋樑又問他：「還有間房沒有？我要兩個單屋子，還得有一間是要乾淨的。」大舌頭說：「你要兩間可沒有，一間還對付，你們兩口子正夠住。」韋樑用腳踢他，說：「可不准你胡說！這是一位小姐，你要是胡說，我可跟你翻臉！」他真顯出十分發怒的樣子，大舌頭就不敢言語了，韋樑又說：「先把馬接過去！屋子在那裏？你那夥計狼頭小二，怎也看不見了，莫非真是叫了？」大舌頭點頭說：「你真說的不錯！狼頭小二那孩子，倒是沒餓了狼，可……」

啦！他在前天，被住在我這兒的一個女客人給殺了，難道你沒聽說嗎？」

了，連蕙秋也覺着很驚詫，當下，大舌頭的矮胖子把兩匹馬全都接了過去，櫃房裏去住，我這裏有一間屋子，可是讓個鄉親住着，我得叫他給騰一騰，

掃，因為你說是要乾淨的，好叫小姐住嗎！」韋樑說：「快一些！馬上的東西可都

去，一件也別忘下！」說着，他點頭叫蕙秋就一同進了櫃房。櫃房裏的燈光好像比外邊更

亮更明，住的是那大舌頭的家眷，有一個又胖又高，長得很醜的中年婦人，正盤膝在炕上做

鞋，一見韋樑，就說：「嘿！賽潘安！我隔着窗戶一聽，就知道是你來啦，你是幾時說的媳

婦呀？你不是你一輩子也不要媳婦兒嗎？怎麼又娶啦？」韋樑却正色的說：「你說別的話都

可以，惟獨這位姑娘，却不准你胡說八道，因為這是我的恩人之家的一位小姐！」婦人說：

「真倒楣！又遇人跟我們這兒稱小姐來啦！我們這個破店，又不是深閨大綉房，沒請小姐，

小姐還偏來，半夜深更的，你還把小姐直往我們這兒來帶？前天這兒就住着一個女客，年紀

比這位姑娘也大不了幾歲，長得真簡直跟這姑娘好像一模一樣的，只是一個人，牽着一匹

馬，倒不梳兩條辮子，只梳着一條辮子，可拿着一對虎頭鉤，好厲害！在我這兒十多年的那

個夥計，狼頭小二，那小子也不知是怎麼喝了兩盅酒，就昏了心，半夜裏就跑到那小姐的屋

裏去了，他才一邁進門檻，不想人家的小姐，把虎頭鉤一掄，他的腦袋雖沒掉下來，可是氣

兒當時就斷了，他今年才二十三，不想這麼就完了！」——這時蕙秋聽得發呆了，韋樑趕緊

又問說：「後來怎麼樣了？」婦人說：「怎麼樣？她殺死了人，竟跟沒事人兒一樣，自稱是什麼夫人的大小姐，姓李，名叫春棠，可沒說家在那兒住，收起了虎頭鉤，她就騎着馬揚長而去，這是前天夜裏的事，昨天，北京城的天鏢頭雙鞭史慶，保着鏢車南來，才過了薄沱河，正下大雨，他也是要趕到這鎮上來歇着，離着鎮還有十多里，就被一個手使虎頭鉤，騎着馬的小姐給截住了，要借二百兩紋銀，史慶是有名的鏢頭，他那裏能依，就在下着大雨的時候，打起來啦，他的雙鞭，十幾年真是南北無敵，誰想到可敵不住人家那位小姐的雙鉤，兩三鉤，史慶就扒下了，現在還在隔壁店裏養傷，腿都不能走啦，怕要成殘廢，那位小姐可又連一錢銀子也不拿走！這是昨天的事，剛才，南宮冀州又來了人，說是那裏威鎮一方的踢山虎彭老四，正在戲院裏請朋友吃午飯，不想突然有一位小姐竟闖進了戲院，用虎頭鉤把踢山虎也當場鉤死，騎上馬又走啦！你說這是什麼事？小姐會這麼厲害？雙鞭史慶都栽了跟頭受了傷，踢山虎那麼大的英雄也完啦，咱們還敢不老實着點嗎？所以我囑咐大舌頭趕快把狼頭小二埋了了事，衙門不給破案，也別再催啦！今兒除了熟人不留住，早關店門！」韋樑怔了半天，然而他也沒再細問他，雙刀小將賽潘安，不用說早先，就是兩天以前，他要聽了這些事，他當時就得去追那厲害的雙鉤小姐李春棠，他是最好爭強鬥勝的，但是現在，他彷彿脾氣全變了，他只是一心一意的去幫助蕙秋找那位鐵面溫侯唐老爺，旁的事情他都不願意管

了，所以他等這婦人把話說完，他就不再打聽，只是又問有沒有看見像「唐老爺」那麼樣的一個人？大舌頭這時也進櫃房來了，聽了韋樑的話，却跟他的老婆同時搖頭，同時說：「沒有看見！」韋樑轉頭望了望蕙秋，蕙秋又顯出發愁的樣子，大舌頭說：「房子收拾乾淨啦！請這位小姐去吧！」於是，由他帶領着，由韋樑同着，就出了櫃房到了那屋裏，一切的事，如送來菜飯，茶水，被褥等的事，韋樑都是眼看都叫大舌頭給辦的，然後，大舌頭先出屋去了，韋樑就向蕙秋說：「姑娘！你用過飯可以把筴跟篾都放在一邊，就關上門休息好了，不要着急，旁的事情現在我們也都不必管，明天還是清早就走，尋你令尊去！」蕙秋坐在炕上，默默的點頭，韋樑又悄聲說：「這裏的店家夫婦，早先是江湖道上的人，後來可全都洗了手，他們不會害咱們的，你睡覺儘管安心！至於那什麼使雙鉤的女子，更與我們無干……」蕙秋點頭說：「我都知道了！得啦！你就別說啦！你快到旁的屋裏歇着去吧！……」說着，又微微一笑，及至見賽潘安韋樑出屋去之後，在燈下，却又不禁勾起來她的一陣心煩。蕙秋是身體疲乏，精神痛苦，吃了些飯，用了點茶水，她却睡不着覺，月光照着窗戶，明潔似水，令她想起了過去十幾年的中秋佳節，如今那種歡樂，幾時才能夠重見呀？如今爸爸是近在咫尺，却像遠隔天涯，這附近又出來了一個什麼「雙鉤小姐」，可見江湖上是什麼樣的事，什麼樣的人全都有，要像韋樑這樣的人，還很難得呢，此時聽見那裏好像有人輕輕咳嗽了一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橫行，他老人家還能夠不出頭來管一管嗎？不打個不平嗎？我們既沒見他老人家出頭打不平，可見是沒在這一帶，他老人家的那匹馬又快，心又比我們還急，我想這時一定是往我的家裏去了，他老人家到了那裏，也未必肯見我父親，多半是把我那封信，隨便交給一個什麼人，他連馬也不下就走了，咱們若是回去遲了，一定還得撲個空，那可真是越追越遠，不知幾時才能夠追得着他老人家了！」蕙秋一聽，當然心裏也很着急，其實她所說的想往冀州城裏去看一说的话，那也不過是在嘴頭子逞一逞能，她知道她的爸爸必定沒在那裏，但她不能不顯示着——要跟「雙鈎小姐」去鬥一鬥，因為那「雙鈎小姐」是太令她發生妬嫉，那女的武藝高強，那女的自稱「小姐」，倒還不要緊，沒關係，最使她感覺忿忿的就是聽說那女的跟她長得「好像一模一樣」，當然也是很美麗了，並且又比她「大不了幾歲」，可見也很年輕了，所以她想：將來非得要跟那「雙鈎小姐李春棠」見個面，比一比才行，別叫她自命爲是「什麼夫人的小姐」，我的家世可也不低，我還是總兵官的女兒呢！……心裏這樣想，可並沒說出來，在路上她與韋樑並馬而行，她時時斜眼看韋樑，並仔細聽着，韋樑是不是提那「雙鈎小姐」，他若是提，自己可立時就惱，他若是誇讚，自己就能夠跟他反目。她並且很多心，因為韋樑說過一句話，什麼：「你令尊，這時一定往我的家裏去了。」他當然承認他是還有家，譏笑我沒有家，他如今帶着我往黃河岸，這就是帶着我回他的家，他到底存的是

什麼心呀？他若是想給他家裏帶回去一個媳婦，那他可真是做夢了！他可就跟拐子是一樣的可恨了！……因此，蕙秋又對韋樑時懷有一種「戒心」，所以就對韋樑更加時的留心，却又覺得韋樑是處處可喜。午間，走到沙河縣北關，找了一個小飯館打尖，——去用午飯。

——這飯館也沒有窗戶，一眼就可以看到街上，他們才找了座位坐下，韋樑剛叫堂倌去給煮麵，忽然聽街上有人「哦哦！」的喊，他們趕緊一齊站起來，隔窗向外去看，只見街上過來一個騎着馬的女子，騎的是黃馬，馬上帶着很大的行李包，韃旁掛着一對「護手雙鉤」（俗名叫「虎頭鉤」）這女子穿着大紅褲子，大紅鞋子，青色小襖，梳着一條大辮子，年齡約在二十一二歲，模樣兒確實很美麗，長得有些像蕙秋，只是臉長一些，眉毛有點粗，顯着厲害，也有點野氣，不像蕙秋這樣的溫柔，她的身材也比蕙秋高大，旁若無人的就由北往南去了，街上是一些滾車轆的窮孩子，看見女人騎着馬，他們覺着不順眼，所以喊着：「哦哦！哦哦！……」還有的跟在後邊跑，蕙秋就急忙說：「咱們也跟去看看！」她不等韋樑說話，就跑出了這飯館，也顧不得從樁子上解馬，就用步跑着去追，好在追了沒有多遠，就見那女子已在一家酒店的門前下了馬，自己將馬拴在門前掛酒幌子的那根柱子上，揮皮鞭驅散了跟着她的那羣孩子，忿忿拿着雙鉤就進去了，行李包兒仍在馬上，並不取下來。韋樑也牽着兩匹馬拿着行李等等的來了，悄聲向蕙秋說：「這就是那什麼雙鉤小姐，絕不會是別人的

了，可是，我看這不過是一個江湖女子，沒有什麼稀奇的，咱們不必理她了，還是回那邊吃麵去吧。」蕙秋却搖頭說：「不，我要在這兒吃，非得看她是個什麼人？」說着，蕙秋就走進這酒店裏去了，韋樑也沒有法子，只得找個柱子先把兩匹馬拴上，同時他不但把行李和劍戟全拿進去，反倒在馬上繫牢，他知道，待一會，說不定蕙秋就許跟那女的打起來，他得準備着到時急急的逃走，因為這是縣城的北關，官人很多，他在這裏又沒有什麼朋友，所以不願意滋事，而那邊那家小飯館派了個小夥計追來了，很生氣的說：「那邊都把麵給你們噉上啦，你們倒是吃不吃啦？」韋樑說：「對不住！我們又遇見朋友啦，得在這兒跟朋友一塊兒吃了吧！給你二百錢！」小夥計雖然把錢接過去了，可還顯着不願意的樣子，韋樑也提着兩根馬鞭子走了進來，這酒店裏本來亂得很，來此喝酒的全是一些粗人，但，只見雙鉤小姐李春棠，佔據了一張桌子，發出又尖又高的聲音，說：「酒保！快給我來酒！」酒保吃驚似的答應着，一些酒客也都扭着頭去看，有的笑，有的在互相談論，蕙秋和韋樑也找了一張桌子，韋樑就叫酒保也來給酒，蕙秋瞪了他一眼，說：「咱們也要喝酒嗎？韋樑悄聲的說：「只我喝上一點，你不會喝，就不必喝，因為這是個酒店，雖也賣許多樣的酒菜，還有水餃子，可是若光吃不喝，是不行的，其實也沒有什麼不行，不過叫人笑話，走在外邊的人，最怕的是叫人笑話，因為你不懂得外面的規矩，顯見你是不常出外的人，就容易有人起意要來

欺負你！」蕙秋這時那顧得聽他說話？酒保給拿來的酒，各種酒菜，還有剛煮好的水餃子，她都不顧得用，只是斜臉去看那雙鈎小姐，只見她——那裏配稱得起是「小姐」？那裏是什麼「夫人」的女兒？簡直真是個粗漢子，只見她又吃又喝，喝的酒足有兩壺，水餃子吃了兩大盤子，四碟酒菜，什麼瀟羹麻雀，鹹鴨蛋，豆腐乾，小花生，全都吃得騰了空碟子，她還叫着：「再來酒！再來酒！」其實她臉都喝紅了，跟擦了很多的胭脂一樣，鬢邊也流下了不少的汗珠子，這裏，蕙秋才吃了兩個餃子，她看了那「雙鈎小姐」的情形，禁不住的就一笑，並且發出了聲音，韋樑趕緊向她使眼色，告訴她不可以這樣，她的笑索性忍不住了，因為她是太覺着新奇了，外邊真是什麼事情什麼人全都有，怎會一個自稱「小姐」的人竟是這樣呢？她不禁抿着嘴「格格」的發出來笑聲，並且長長的喘氣，說：「啊喲！真把我笑死啦……」那邊的雙鈎小姐李春棠就瞪起兩隻厲害而美麗的眼睛，「吧！」的把桌子一拍，怒聲道：「你是笑誰？」——她說話帶些南方口音，蕙秋不理她，她竟走過來把蕙秋的胳膊一揪，又問：「你笑誰啦？」蕙秋却「吧！」的掄着胳膊向她的手打去，也站起來，瞪着柔媚的大眼，但這時也顯着很厲害，說：「我笑的就是你！」李春棠更怒說：「你爲什麼笑我？你是那兒來的小娘兒們？小老婆。」蕙秋掄拳就打，跳起來說：「你胡說？……」韋樑趕緊上前來勸，並指着蕙秋說：「這是一位姑娘！」雙鈎小姐李春棠把蕙秋不住的從頭到腳的看，

並冷笑着說：「我怎麼看她不像是個姑娘？是姑娘還能夠跟個野男子在一起走路？不定是賣什麼的，賣什麼的？……」蕙秋更氣了，掄拳向她臉上就打，但被人家手一伸就給抓住了，揪着她往外就走，這時酒店裏的衆酒客們全都站起來看，酒保們因爲見是兩女打架，也沒法子來攔，韋樑勸也勸不住，蕙秋是一點也不服氣，就跟李春棠相扭着，李春棠畢竟是「身大力不虧」，她把蕙秋揪出去就用手一推，將蕙秋推出了兩三步，幸是蕙秋腰腿也伶俐，沒有跌倒，李春棠又抬起腳來向蕙秋踢去，蕙秋也疾忙的向旁一跳，避開了，韋樑也出來，急擺兩隻手說：「不要打！不要打！全是堂客，又全是出門在外的人，應當彼此相讓……」蕙秋這時可真急了，當時「鏘！」的一聲自鞍旁抽出了寶劍，李春棠却也飛快進了酒店，自懷中掏出一串錢扔在桌上，同時抄起了雙鉤，又飛躍而出，蕙秋迎面「刷！」的一劍劈來，李春棠用雙鉤交叉，就將劍架住，蕙秋又抽劍反刺，李春棠却用另一隻鉤迎擋，用另一隻鉤就抖開了她那匹馬的繮繩，巧展雙鉤與蕙秋對迎了兩三合，她就趁空跳上了馬，冷笑一聲說：「小娘們！你有本事的跟着我來吧！」說時蹄聲「得得」，隨走還隨回頭，揚鉤招引，就往北去了，這裏蕙秋也去解馬繮繩，韋樑就又過去勸她，說道：「何必惹這閒氣？我看她的鉤法很好，不似平常江湖女子，她引你去追她，一定有毒辣的手段預備着啦！」蕙秋却急急的躁腳說：「我才不怕她有什麼毒辣手段啦！她也是個女的，我也是個女的，倒要看看

我們兩人誰拚得過誰，你別管！」說時，她竟掄劍也要向韋樑來砍，韋樑不得不閃避，就在這時，蕙秋解下來那匹帶着戟的馬，跳上去，「得得得」蹄聲連珠一般的響，就往北緊追，追出了北關，却見那雙鉤小姐李春棠又撥馬往南去了，蕙秋也撥馬去追趕，一面追，一面用劍指着說：「你快站住！快把你那兩隻鉤扔了！你決不是什麼好人！你還向人稱小姐，你也配！我只知道你是一個女兇犯，這條路上你不知作了多少惡事了！……」說時已經追上了，那李春棠在馬上舞起雙鉤向她就殺，她掄劍如飛，探身劈，刺，雙馬交馳，好似兩員女將，殺了有六七個回合，末了，李春棠忽又用雙鉤將她的劍攔住，這虎頭雙鉤，本來下面也都有「護手」，是鈎的月牙形的，跟戟差不多，不過戟的月牙向方孔是向上，護手鈎的月牙方孔是一對，全都向下，此時李春棠很驚疑的看到了蕙秋鞍旁掛着的戟，就問說：「你怎麼還會使戟？」蕙秋說：「跟你打，我暫時還用不着哩！」李春棠又把她打量了一番，忽又顯出來震怒，問說：「你告訴明白了我，你姓什麼？是幹什麼的？從什麼地方來的？」蕙秋却說：「你管得着嗎？偏不告訴你。」說時劍又劈來，李春棠的雙鉤依然迎殺，鈎是講的是：鈎·拉，銷，帶，擒，捉，拿，捉，左右翻飛如鶴翅；這位春棠小姐雖粗而勇，但也細而精，她似乎無意傷了蕙秋。她的眼神時時向蕙秋來撩，似是有一種喜愛，一種惺惺惜惺惺之意，然而蕙秋姑娘却把劍法之中的：刺，剪，劈，砍，撩，挑，錯，衝，諸般的着數盡皆使出來。

她是嬌中狠，勇而悍，她恨不得立時就佔上風，她不爲別的，只彷彿就是美人見不得美人，俠女偏容不下俠女，李春棠的紅褲子紅鞋真是豔麗，手中的雙鉤又舞成了兩朵花，唐蕙秋藕荷色的半長坎肩更是俏皮，寶劍如一股白虹，與那兩朵花絞在一起，如是又互戰了幾個回合，仍是沒有分出勝敗，驟然間，李春棠一看韋樑已從遠遠的催馬起來，她就說：「你那男人來了，多麼害羞，比我年紀還小的姑娘竟有了男子，我也不跟你打了，再見吧！……」說時將閃閃的雙鉤又一擺，隨即轉馬「得得得……」的一股煙似的就向南去了，這裏，蕙秋也不再追了，她倒不是怕了李春棠，也不是疲乏了，却是被李春棠臨走時候說的那幾句話給氣的，這時候韋樑已騎着那匹白馬趕到臨近，她就先下馬來，用劍指着，發怒的說：「你下馬來！你爲什麼騎着我的白馬？我不能跟你亂騎馬，快換過來！」賽潘安韋樑就下了馬說：「我本想你的戟由我帶着，用的時候再給你，因爲這麼長的一桿兵器，在女人的馬上，是太使人注目！」蕙秋瞪着眼說：「誰是女人？你別以爲誰是你的女人？壞蛋！快躲開！」韋樑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只好躲在一邊，詫異的問說：「是爲什麼呀？」蕙秋也不答話，只是自己急急的動手，將馬上的東西都換過來，她照顧牽着她的白馬，馬上帶劍，戟，和她的荷包，韋樑說：「你不要太生氣，跟那使雙鉤的女的生氣更不值得，她與咱們不相干，咱們沒有閒工夫在路上惹麻煩，還是趕緊回我的家要緊……」蕙秋却已經上了馬。啐了一口

說：「誰跟你回你的家？你壞人！瞎作夢？你是個男子，我是一個姑娘，我爲什麼要跟你一同走路？叫別人羞我？」韋樑發着怪說：「你怎麼又說這話了？你的脾氣可真特別……」蕙秋却連氣兒的：「呸！呸！呸！」呸了好幾口，她就氣忿忿的鞭馬向南馳去，後面的賽潘安韋樑也不敢即時去追她。蕙秋姑娘策馬走了半天，秋風裏，漠漠無邊的蕭寥大道，向前看不見了那雙鉤小姐李春棠，向後回首，也看不見了雙刀小將賽潘安，她的心裏就不由得一陣難受，幾乎要墮下來，她後悔這兩日與韋樑一路同行，也後悔不該在小太行山住了一夜，幸是韋樑的胆還小，人也不太壞，不然，自己真要作錯了事，本來自己僅僅是一個年方十六歲的女孩，在北京，跟鄧雅元說過幾次話，那就不對，還戀戀不捨，見了一個酸秀才，捨不得，遇着一個年青的強盜，又留戀，真怪自己不好，無怪連一個江湖的女人李春棠，也笑話我，我實在應當羞着羞！她既羞且悔，又加上悲痛，一直往下走去，現在她又成了一個人了，倒覺着十分的孤單了，沒有了韋樑，她更連向人打聽她爸爸的行蹤，那些話好像全都不會說了，因爲到處所見所遇的都是一些男人，她也不願意去同男人說話，晚間她一個人投宿於一處小鎮荒店之中，秋風明月，倍覺得淒涼，這種滋味，她是初次深深的覺到。現在她是決定直往黃河岸去追趕她的爸爸，所以她就向店裏的老掌櫃的打聽「黃河岸」在什麼地方，韋五員外的家又在黃河岸的那裏？店裏的老掌櫃鬍子像雪似的白，有七十多歲啦，他先說：

「黃河長極啦！往東邊入海，往西邊過了蘭州，還遠，還遠，大概能到天邊兒。再說黃河也有北岸南岸，還有人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呢，這道大河是沒有准兒，有時裏邊的水很少，有時水能夠溢出來，水一多就要鬧水災，還時常的改道，不過……」他又似乎驚疑的說：「你一位姑娘家，可打聽章五員外幹什麼呀？章五員外的外號是叫金尾豹子，他年輕走江湖的時候來來往往，常在我這店裏住，那時他不過是一個保鏢的，與綠林中人又相勾搭，那時他還沒有發財，後來才成了員外，他住的是濮陽縣城南，那個莊子的名稱就叫黃河岸，你去找他幹什麼呀？」蕙秋沒再說什麼，心裏却把那章五員外住的地方記住了，在店中宿了一夜，到了次日清晨，她就離開了店房，策馬又往南去，她走得很急，第一是怕賽潘安章樑自後邊趕來，如被他趕到，可就不好了，因為現在自己雖是到他的家裏去了，但並不是去找他的爸爸，而却是找我的爸爸，倘若跟他一塊兒到他的家，那成了什麼事了？因此，時時的回頭望，怕章樑趕來，但，並不是完全的怕，也有點希望似的，希望再與章樑見個面似的，這種心理，連她自己都恨，都不解，第二是雖然恨不得當時就去追上她的爸爸「唐老爺一，但是，說實在的話，她並不敢叫她的父親知道她已經離開了家，她只是想時時的在暗中尾隨着，遇有危難，即時就去幫助，如若一路上全無危難，就一直尾隨峨嵋山，到底看看那裏有個什麼萬丈深的山溝，並看一看那蘊娘和梨春，究竟是在人世上的人呢？還是已經死

了的鬼魂……一路隨走隨想，心急似箭，馬速如飛，黃昏時就到了清豐縣境，聽人說若是加緊的再往下走，不到三更，就可以趕到黃河岸，但是蕙秋想：反正我的爸爸不會住在他那兒的，我半夜裏去幹嗎？韋五員外就是講理的人，也要不高興的，何況他是一個江湖出身，跟惡霸差不多的，我那有工夫又跟他惹氣！於是，蕙秋就在這裏找了店房，又住了一夜，次日清晨，她便起身，約至中午，就到了黃河岸。

第三章 孝當竭力單騎闖虎穴

這裏原來也是一個市鎮，站在鎮外，往南一看，就是那茫茫的黃河，鎮上的商舖和人家並不算多，她一打聽，「韋員外」的名字，在此原來無人不知，當時就有人指着說：「在那邊！在那邊！出了鎮子往西，你看，那高牆，那大房子，就是韋五員外的莊子」。蕙秋本想在這鎮上用畢午飯再走，但又想：爲打聽我爸爸的行蹤，我怎可以再耽誤工夫，於是她就出鎮往西，果然看見面前有一座大莊子，她催馬往前去走，走不到半里地就來到了，只見這莊子四圍的牆都是黃土壘成，又高又厚，真跟城堡一般，來到莊門，這簡直也和城門一樣，有三四個莊丁，都拿木棍在這裏把守，一看見了蕙秋，就全都瞪直了眼睛，問說：「喂！喂！是幹什麼的？」蕙秋就在馬上說：「我請問你們，這兩天可曾有一位騎着棗色馬，帶着一隻

戟的老人家，來到這兒，給送來一封信？……」她還沒說完，立時就有一個莊丁回答說：「對啦！來的那是北京城的鐵面溫侯，帶來的是我們少爺的信。」蕙秋一聽，當時就很是驚喜，趕緊問說：「那位鐵面唐老爺，還在這兒嗎？還是送來信立時就走了呢？」這個莊丁剛要回答，却另有一個莊丁搶着說：「走沒走我們可不知道，這得問我們五員外去。」說着，這個人就又用手去推一個人，叫那人跑進莊門送信去了，蕙秋一看，就覺着可疑，便馬也不下，在這裏等候着。待了不多時，就忽見由裏邊又急急的走出來十多名莊丁，不但有人拿着木棍，還有人拿着扎槍，後邊跟出來一個年約三十來歲的大漢，撇着嘴，出來就把蕙秋不住的打量，問說：「你是來找鐵面溫侯唐立冲嗎？」蕙秋點頭說：「對啦；他老人家在這兒嗎？」這大漢就點點頭，說：「在這兒啦！你是他的女兒吧？好啦！你進去吧……」蕙秋一聽，不由得十分歡喜，同時，將要見她的爸爸了，可又不由得有點兒發怯，有點兒悲哀，但聽這大漢忽又說：「你這匹馬跟馬上的傢伙，可是不能進莊子，這是我們這兒的規矩。」蕙秋一聽，可又生起了疑惑，並且她向莊門裏一看，見有一個人在那裏探頭探腦，蕙秋認得這人，原來正是那連鬚鬚子的人，曾在北京與自己交過手的那三山鏢店的大掌櫃的斬龍刀時廣山，蕙秋就很驚訝，心說：原來他比我還先到了這裏，不用說，他一定是來這兒向章五員外報信了，告訴章五員外的兄弟賽羅漢，是在北京被我殺了，我跟他們是仇人，他們現在還能對我懷好意

嗎！遂就冷冷的一笑，說：「我不能受你們的騙，告訴你們，你們也千萬別自找虧吃，我爸爸是個總兵官，他能替韋樑傳遞家信，還真給送到了，那都是一片好心，他老人家要是在這兒啦，你們就快給請出來見一見我，要是已經走了，你們也快說實話，我好再往別處找去。」她說出了這話，却引得那大漢哈哈笑了起來，把一張嘴撇得更厲害了，說：「好！你真會說話，有點江湖門道！不枉是鐵面溫侯的女兒，那唐立冲年紀那麼大，遠路來爲我的兄弟捎一封信……」蕙秋一聽，才知道此人是賽潘安韋樑的胞兄，然而，自己跟韋樑認識的事情，可還不願說給此人知道，此人又用拳頭捂着胸脯道出來姓名，說：「我叫賽魔王韋柱，唐老英雄把我兄弟的信雖沒送到我家，我雖沒有見着他，他在前天交給鎮上的人，他就走了，可是我佩服他，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不愧老英雄……」蕙秋聽到這裏，知道她爸爸已經走了，她就想：還問幹嗎呀！所以她當時轉馬就走。但是沒有走幾步，後面的人拿槍掄棍的就全都追上來了，賽魔王的手中也抖起了長槍一桿，怒喝說：「你別走！你爸爸人雖不錯，你却是我家的仇人，我叔父死在北京，是被你殺的，你來得正好，你給他抵命吧！」說時趕來一槍，向蕙秋の後腰就刺，蕙秋却一躲身，同時催馬就跑，忽而自鞍旁抽出了寶劍，又收馬停住了，其實這時她不住馬也是不行，因爲自那莊裏「忽喇」的一聲跑出來有十多匹馬，馬上的人有的持刀，有的拿斧，全都追趕上來了，其中一個年約已有六十多歲，身穿灰綢褲褂，

很是肥大，黃面膛，花白鬍子，長得十分兇惡的人，手使一對沈重的鐵斧，將蕙秋攔住，霹靂似的喊說：「站住！快下馬來跪下！吃你五員外一斧，以給我家人報仇！」蕙秋一看，就心想說：原來這就是韋五員外呀？這就是賽潘安的爸爸呀？好個惡霸！遂就一句話也不說，掄劍就砍，韋五員外却用雙斧一迎「噹啷」的一聲，斧與劍相磕了一下，蕙秋就覺着對方斧重力渾，自己的手腕都有點發麻，趕緊緩了一下手，再探身用劍去刺韋五員外的咽喉，不料韋五員外抖起兩隻健臂，將雙斧舞動如飛，蕙秋剛要抽劍躲避，却又聽「噹啷……」的一聲，就把蕙秋的寶劍磕飛了，——飛出了很遙遠，蕙秋催馬就跑，韋五員外催馬掄斧又追，那賽魔王挺着槍也騎着馬來追，蕙秋的馬繞着彎兒走，同時伸手摘下載來，玲瓏畫戟一抖起來，她就什麼也不畏懼，讓賽魔王走近前來，她用戟敵槍，巧妙的鉤，刺，兩三回合，賽魔王就難以招架，立時手慌槍亂，韋五員外趕緊上前來救他的兒子，却見蕙秋一戟，正扎中了賽魔王韋柱的胸膛，當時鮮血溢出，翻身落馬，韋五員外心痛的眉一皺，又喊聲：「小丫頭！你竟又殺了我的兒子！」兇神似的催馬掄雙斧向蕙秋逼來，一斧連一斧，斧斧沉重，蕙秋同時撥馬閃避，同時運用着巧妙的着數，想要將韋五員外也挑下馬來，但韋五員外的雙斧舞的密不透風，大戰幾回後，蕙秋一個不留神，被韋五員外擒住，韋五員外恨透她，衆人要把她打死，但忽又聽那韋五員外大喊說：「用不着這麼早就把她殺死，要叫她死得這麼省

事，那算是便宜她了，先把她細緊了，抬回去，吊起她來！」有人說：「大少爺已經沒有氣兒了，這小丫頭有多麼兒？還不快叫她抵命？」韋五員外又忿恨，又悽慘的說：「命是饒不了她，可是我兄弟的棺材還沒運回來，我不能只顧我兒子報仇，還得給我兄弟雪恨，非得等着他的靈柩運回來，我拿那丫頭祭他不可……」說着大聲的哭起來，時廣山又說：「五員外也別難過啦！叫人快去到小太行山把韋樑找回來！你還有那位少爺哩，你想開點吧！」韋五員外被好幾個人勸着，同時，比在蕙秋頭上的大砍刀，倒是挑開了，可是又有幾個人一齊上前，用繩索將她細得更緊，並且把她的手跟腳，全都細在一起，胸朝下，這種樣子就彷彿「寒鴉浮水」似的，而用兩根木棍併在一起，穿過來。就將蕙秋抬起了跑着，她的眼淚往下流，又怒罵着：「你們殺了我吧！」時廣山就拿刀桿打她的腰，說：「殺你？哼！我們還捨不得呢！還許留下你給五員外作一小房呢……」韋五員外却在後邊跟着大聲道：「不許胡言亂道！」時廣山趕緊又改口說：「那麼等韋樑回來後，他要看着你好，也許把你收下，那你就可得了活命啦！」又有人說：「這個丫頭可是留不得，她太厲害！」蕙秋就被人這樣抬着走去，她的手腳被繩索勒得真痛，心裏更悲傷極了，想不到竟落得這個地步。現在只有盼着他們快點殺了我吧！所以她就哭着罵，她又不曾罵什麼難聽的話，同時因為頭向下垂着，兩條辮子都垂到地下了，她嚷嚷也感覺着難，力氣也接不上來，半天，才被抬進了那莊門，有

幾條大狗又圍着她「汪汪」的，像是要咬她，幸虧被一個心腸稍微好一點的莊丁給驅開了，她使力的將頭抬了抬，見這莊裏的人家很多，有許多人出來看她，可沒有一個敢給她說情的，她眼見前面走着一個莊丁不但拿着她寶劍，還拿着她那隻玲瓏畫戟，她恨不得伸出一隻手給奪回來，然而又如何能夠呢？這時她更哭，更恨韋樑，覺着他家裏的人都是這樣的兇惡，別看他會說好聽的話兒，他還能夠是個好東西嗎？真後悔我跟他走了一段路，更後悔我對他還有些愛慕似的，我上了他的當還不要緊，獨是我的爸爸還專心誠意的，給他帶來一封信，他們竟不知道感激，真是一羣太壞太惡的人了，也許韋樑托我爸爸帶來信，就是爲引我到這裏來，上他們的當吧！……因此更氣，更是大罵，不但罵韋五員外，還罵韋樑說：「你們全是強盜，早晚你們要遭報應！」別的人也不理她，將她抬進了韋五員外的家，外院的一間堆着些亂柴亂草的空房裏，把她用繩索高高吊在房樑上，韋五員外滿面的煞氣，站在下面，仰着臉對她說：「你就在這裏吊着吧……這是你自找，不能怨我！本來你的爸爸唐立冲與我無仇，前天他送信來，我還很佩服他，是個交朋友的人，沒有總兵官的架子，但是我可不能看在他的面上就饒了你，因爲我的兄弟和我的兒子全都死在你的手中，我若不替他們報仇，不但他們不能瞑目，連我那一世的英名，也都丟盡了！所以你不能怨我，你死是該當，不能說我欺負你一小女子，叫你一命抵他們兩命，不算我韋某作事太狠，將來我見了你的爸爸，我

也能對他說，反正，你放心我不會叫別的人來凌辱你。」遂向他手下的人又很厲害的吩咐着說：「你們全聽見了沒有，不許再打她，她要水要飯，都可以給她，更不許凌辱她，因為她是一個女子，殺了她報仇可以，却不准作別的行爲，如若有人不聽我的話，我就先要他的性命！」說這話時，句句都如刀響，嚇得一些莊丁全都不敢言語，這裏的蕙秋仍然說：「快殺我吧！快殺我吧！」却沒有人理她，她只是乾流眼淚。裏院，現在已經停着了賽魔王章柱的屍屍，章柱是章五員外的長子，他有兩房老婆，三四個兒女，現在都大哭起來，待了會，把棺材也抬來了，就入殮，人哭得更厲害，那賽羅漢章七的老婆，却只聽說丈夫在北京死了，可是，靈柩還沒運到，她就更是傷心，跑來哭着，要跟吊在樑上的蕙秋撞頭，但被看守蕙秋的幾個莊丁給攔住了，說是：「五員外有話，反正得叫她活不了，可是不能打她，不能凌辱她。」章七的老婆又向蕙秋呼天搶地的大哭大罵，蕙秋却不言語，因為她心中也很懺悔，雖然是由於拚鬥，因為刀槍無眼，才傷了章七跟章柱的性命，但究竟人是自己殺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對的，現在自己被他們捉住了，他們要殺我，這實在是冤冤相報，應當只求速死，也不必恨誰罵誰了。不過，有一點不甘心，就是自己這個年齡，還這麼小，並且也還沒到峨嵋山上見着生身的母，爸爸也不知走往那裏去了！他老人家還不知道我遇着的這事，只好等我死後，魂靈兒再去追着他，保護他老人家吧！淚往下滴，她最心痛的就是自己這兩

條長辮子，如今却這麼髒，下垂着，是如此的淒涼，她的手跟脚都似乎已經失去了知覺痛也不痛了，麻也不麻了，只彷彿沒有在自己的身上，她的氣息都覺着短促，腦裏却又回憶起來幾句話，那是在未離開北京之時，聽鄧雅元說的，大意是：「江湖間毆鬥的事，那都是一些鏢頭和綠林的人幹的，……縱使你有好武藝，你的氣力也絕抵不住那些莽男子，在外稍一不慎，就許受辱，就許喪失性命……」到現在才知道他的話說得對，他到底是一個讀書人，此時，又深深的情念着鄧雅元，彷彿能夠再見一面，方才甘心。就在這時候，忽然另有一個也是莊丁模樣的人，來到這裏，向在地下坐着的，和門檻上坐着的，幾個看守蕙秋的人，發出悄聲來說：「小少爺可回來了，他是爲這小女子來的，可也不知他們是怎麼認識的，五員外囑咐，決不許他到這屋裏來，他要是來了，就拿刀把他砍走，砍死他都不要緊！」當時這裏的人又都興奮起來，一齊預備着刀棍，可有的也很發愁，說：「他是咱們這兒的小少爺呀！他又會使雙刀，真要是來，咱們還真不好意思攔他，跟他打，也打他不過呀！……」這幾個人說話的聲音全都很低，又因爲蕙秋此時還在吊着，垂着頭髮，閉着眼睛，好像跟死了一樣，所以他們也都不在意，依然在說着，並且斂心這父子一定又要反目。蕙秋已經聽說是韋樑回來了，心裏突然生出了一些希望，以爲：他必定可以來救我了。但又覺得羞慚，這樣被吊着，一點也沒有前天，昨天，那樣威風和驕傲了，這豈不就算是在他眼前丟了人！真還不

如我快點死了，不要叫他看見呢？因此很是着急，又想說：你們這些人都離開這屋子吧？把屋子鎖上就得啦！我到現在還能跑嗎！何必在這兒，倒許把韋樑給招了來。她還沒有說話，却聽院中又有吵鬧之聲。聲音還是那賽羅漢韋七的老婆，潑辣的哭喊說：「韋樑！你到底要怎麼樣？你還非找那小丫頭不可嗎？你告官去，我也要她的命，你叔父你哥哥都死在她的手，你倒是專爲回來救她？沒臉的，喪良心的，該殺死你！你爲什麼不去當你的強盜呀？可回到家裏來幹嗎？……」又聽是韋樑急急的聲音說：「在那裏了！在那裏了！你們只要敢傷她的分毫，我就全要你們的命，我韋樑今天不是回到家裏來了，是闖這比強盜更壞的賊窠來了，滾開！快把那唐姑娘交出來見我！……」他大概是要往這屋裏來闖，蕙秋是更急，更慚愧，只見這裏的幾個莊丁齊都舉起刀棍來擋住了門說：「有五員外的話，誰也不許到這屋裏來！」韋樑已經將走到這屋門口了，急急的說：「什麼五員外？有五殿閣君的話也是不行，我不能就叫你們把入家的姑娘害死，我非得要進屋看看……」說着，他就要奪刀拾棍，與這幾個守屋子，監視蕙秋的人來廝打，蕙秋却要哭叫：「韋樑……我在這兒啦……」她却羞得叫不出，眼淚又跟雨點一樣往下落，韋樑剛要闖進了屋，却聽他的父親韋五員外怒喊說：「韋樑！你真敢找死嗎？」韋樑說：「我不知道什麼叫找死，我只知道救人，救鐵面溫候的姑娘，……」韋五員外「嘿嘿」的貓笑，說：「我本來不認你這個兒子了，前天你偏又給我送

來那信，你也知道我不認得字，你還偏愛寫，我找人唸了唸，才知道你是來教訓我，惹得我
只是笑，幸虧你還是在小太行山學強盜，你要是當了官人，還不索興來抄我的莊子嗎？我真
是又氣又笑，不過鐵面溫侯，能夠替你送信，這倒叫我很謝謝他，只是他的女兒，我却不能
饒……」韋樑急急辯駁着說：「因為自小你不給我正路……」韋五員外說：「我叫你唸了兩
年書，那還不真是正路？」韋樑說：「你叫我認識字了，却是叫我給你記賬，記你坑人，害
人，得了多少錢，替你寫出借據，你好去奪人的產業，你不教我正當當作一個人，所以我
才跟你反目，你又叫我去霸佔別人的女兒，我因為不幹，才不認你是我父親，我流落到外
面，因為不認識一個好人，所以才致為盜。」韋五員外說：「你可也認識了一個鐵面溫侯呀！
你已結上了一個總兵官呀！」韋樑又說：「我與他也是偶然相遇的，因為我見他那樣的正直，
我才越慚愧，我願意學好，後來我又見了他的女兒唐小姐……」韋五員外「哈哈」的笑說：
「怎麼樣？你還想要高攀嗎？想要個總兵小姐嗎？」韋樑說：「那倒不是，因為我也自覺不
配，我可是更願改悔前非……」韋五員外怒斥一聲：「不要你說了！我既不認你是我的兒
子，也不認她是鐵面溫侯的女兒，她只是我家的仇人，我決不能饒她的命，你來想給她說
情，我告訴你；朋友！你不用來管！你要是想硬救她，那我可要也把你當仇人一樣的看法。
潘安！你快些給我滾出我這座莊，你若不服，咱們可以較量較量，休再說，你我是什麼父

子，誰有本事誰殺誰！」韋樑也冷笑着說：「反正有我，你就不能害人家的小姐啊！」韋五員外大罵：「殺才！……」說時只聽「咕咚！」一聲，同時聽得韋樑的一聲慘叫，就一聲也沒有聲音了，把這裏的幾個莊丁嚇得全都面如土色。蕙秋尤其的一驚，心裏一痛，把眼睛也閉上了，眼淚却順着眼縫，睫毛，不住的又往地下滴，待了半天，才聽見韋樑慘聲的呻吟，韋五員外又吩咐：「把他也網上抬走！等着我兄弟的靈柩回來，我把那仇人，帶這忤逆之子的頭，一齊割下來，給他們祭靈……」說着放聲大哭，他的兄弟媳婦也跟着大哭起來，這裏蕙秋被方才的韋樑說的那些話，和他這種義烈的行爲，感動得心都碎了，她覺得更沒有被救的希望了，就只有盼着快一些死，快被這些人殺死，韋五員外將他的小兒子賽潘安韋樑打量，所用的傢伙是一隻石鎖，這種傢伙俗呼爲「擲子」，石製，形像似鎖，原爲練力氣用的，今天竟把賽潘安打量，並且令人網起來給抬走，不知抬到什麼地方去了，這裏的兩個莊丁，等到韋五員外回到裏院之後，他們就把石鎖拿到這屋裏，都吐了吐舌頭，說：「別再放在院子裏了！五員外今天要瘋了，連親生的兒子，就是不聽他的話吧，可也不應該下這毒手打，咱們萬一把這小丫頭沒看好，那可就，石鎖也得往咱們的腦袋上砸，七員外的靈柩快回來吧！靈柩運回來，把這小丫頭是殺是放，都不干咱們的事，咱們也就省了心啦！」這韋七的靈柩大概今天不能運到，所以一點兒動靜也沒有，有個心眼好一點的莊丁，來向蕙秋說：

「你喝水嗎？你想吃飯嗎？……我們不能救你，也不敢把你放下來，可是還能伺候你的茶飯，結個鬼緣，你死了好別嚇唬我。」蕙秋却閉着眼睛，連一句話也不答，就另有一個莊丁，好像生了氣，說：「不用管她啦！反正她也快死啦！」外面的天色漸漸黑了，可又熱鬧了起來，原來這地方的風俗，死了人必須要請和尚來超度的，韋五員外本是想等着韋七的靈柩運回來。連韋柱一起超度，可是韋柱的媳婦等不得，她也大哭，說：「早晨我還跟他在一塊吃的飯呢！現在他就進了棺材啦！我看見他的鬼魂就在牆角那兒站着呢，一定是沒盤纏，他進不了鬼門關，你們不給他燒點紙不行！不唸經也不行，快點唸經快叫他托生去吧！誰叫他遇着了這麼個兇老子，才招進來外邊的兇丫頭啊！……」大哭大鬧，韋五員外也沒法子，只好叫人從莊子外十里多地，請來了五個和尚，現在就都來了，把那些法器，鐃鈸，皮鼓，笙管，笛子，還有「九音鑼」，「叮兒噹兒……鳴喇哇喇……鑿鑿鑿……」的亂敲亂奏起來了，招惹得莊子裏的一些老太太，小媳婦，大閨女，還有一羣小孩子，齊都來看熱鬧，還有的也弔祭，並有的還要看一看那吊在房樑上的女兒手，因為都聽說是一個很厲害，但年紀很輕，長得很好看的一個小姑娘，有些好事的非要進屋來看看不可，這裏看守的幾個莊丁，都擋住屋門，說：「不行！不行！有五員外的話，不准人看。」這時却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很厲害說：「我們進屋去看她一眼，也不能夠就把她看跑了。……」這聲音極為清楚，是帶着一

點南方的口音，蕙秋雖在吊着，雖已痛苦得很，疲憊得呼吸都彷彿短促了，但她的心裏還明白，耳朵也靈敏，她就聽着這聲音有點熟，不由得注意的去聽，却聽屋門外，有個莊丁大概也因爲這女人說話不是本地口音，而且很是面生，便不由得發疑的去問：「你是那裏來的？」女人說：「我是外邊來的，可是我的親戚張家，在這莊子裏住，你們不認識我嗎？……」莊丁又問：「你姓什麼？」女人又在屋門外回答說：「我姓李，你們不讓看，就完了，何必這裏儘自盤問呀？我又不是衙門派來的，要是衙門派來的，無論那姑娘殺死你們這裏的誰？犯多大的罪？你們這樣吊着人家，還要殺？可就是不行……」莊丁說：「得啦！這位大姐！你這話叫我們聽見不要緊，要叫五員外聽見，可就許連你都吊起來，他現在正怒着啦，他可是不講面子，何況你又不是我們這莊裏的人？——誰知道你是這兒有親戚？還是跟着和尚一塊兒來的？……」門外那女人也不再說話了，然而蕙秋，又驚又疑，同時也更羞愧，因爲已由聲音斷定，門外說話的這女人就正是雙鈎小姐李春棠，她可也混到這兒幹什麼來了？難道她是爲看看我，笑話笑話我，她好稱願嗎？……院中來看熱鬧的人，和尚也唸起了經咒，各種法器敲得更緊，燈光的光閃閃照着窗戶，黃河上的夜晚的秋風也刮來了，呼呼的吹着，吹得燈籠也都要滅，忽然那賽魔王韋柱的媳婦又大哭：「我的天呀！你的仇誰能給你報呀……」賽羅漢韋七的老婆更是大哭大喊，說：「我也不等着我那死漢子的棺材運回來了！反倒他的

鬼這時候也在這兒啦！你們就把那小丫頭子拉出來，給他報仇吧！」韋五員外也大聲喊叫着說：「諸位高親貴鄰，你們全都別走！我韋某今天要作一件惡事，你們給作個見證，將來萬一爲這事打官司，你們給說一說：何年何月，我韋某人爲報胞弟之仇，長子之仇，爲爭江湖上的這口氣，我將鐵面溫侯之女殺死在這裏，當面祭靈，來，把她解下來，抬出來吧！遞給我那口刀……」看熱鬧的一些鄰舍們，尤其婦女和小孩，一聽了這話，齊都驚叫着往外去跑，說：「哎喲！……我們不敢看呀！……」嚇得五個和尚，也都閉上了眼睛，手敲着鐘兒鼓兒，齊全都顫抖，黃河的風刮得更大了，忽然的一下，燈光齊滅，——有一個莊丁拿着一隻油紙的燈籠，也不知是被誰，奪過去就給擲在地上，用腳踏扁了，當時那些還沒擠出門去的胆小的人更是驚喊，亂奔，莊丁們也亂了，有的還被人撞倒在地，臉上也不知叫誰踏了一腳，「噯喲……」更有許多人亂喊道：「快點燈！快點上燈……」韋五員外却在暴躁的大罵說：「一羣沒用的東西！快把那小丫頭抬來……時廣山！你把你那口大刀快交給我！……」但在這紛亂之間，竟有一人托開了窗戶，進了屋，疾快的飛上了房樑，用短刀割斷了繩索，將蕙秋緊緊的抱住，又往身上一指，敏捷的自窗出屋，「噯」的躡上了屋，這院裏的一些人還在亂嚷亂擠，韋五員外却大聲說，「不好！那屋有人進去了……」但這人早已指着蕙秋踏屋登牆，如箭一般，離了這韋家，又飛跑了一段路，然後又躡上了土垣，自土垣之上，就連

同蕙秋，都飄身下來，再跑幾步，就找着預先留在這裏的一匹馬，抱着蕙秋上了馬，一馬雙騎，馬蹄聲就「得！得！得！得……」如一股輕烟似的向西飛馳而去，身後，那莊裏已經追出來許多匹馬，火光滾滾，刀光森森，喊着：「拿呀！……追呀……」二十多匹馬分兩路，往北往西，緊緊的追來，塵沙茫茫，黑天漠漠，同時黃河那邊刮起了更大的風，「呼呼！呼呼！……」刮得天昏月黑，但那騎馬的人已將蕙秋救出了有十多里之遠。蕙秋已經宛轉如死，也不知救她的這人是誰。更不知是在什麼時候停住的馬蹄，不過她後來覺出，是被人抱下馬來了，又抱着她跳到一堵牆裏去了，把她放在冰涼的地下，那人可又進了一個有燈光的屋，跟着人說話去了，再待一會兒，又出屋來由地下抱起她，就送進屋去放在炕上，蕙秋只覺得這屋裏很暖，而人家，又把她身上纏繞着的繩子全給解開了，並且給她的嘴裏灌進了一些溫水，用手又輕輕揉她的兩條腿和兩隻胳膊，她這才漸漸的舒過了氣，身上被繩索勒傷之處雖然是更痛，心裏却舒服了，睜開了兩眼，流着淚藉着燈光一看，救她的這個人原來正是雙鈎小姐李春棠，她不由感激得更哭，叫着：「姊姊！……」雙鈎小姐却拿指頭彈一彈她的臉，笑問說：「還是強嗎？」她羞愧的回答着說：「不再逞強了！」雙鈎小姐說：「你是鐵面溫侯唐立冲的女兒，按理說，我不能夠救你，可是我看你很好，又怪可憐的，憑着你這一點本領，你還要闖江湖？……」蕙秋更哭得抽搐着說：「我不是要闖江湖啊！……我是，我

是，……：「她不敢說是爲追尋她的爸爸，因爲她已覺出這雙鈎小姐好像是跟她爸爸有仇似的。雙鈎小姐又說：「你的武藝也還不錯，只是你太不懂得外邊的事了，也難怪你，你一定是第一回出門，可是你別自負呀！」蕙秋又宛轉的說：「姊姊！我再也不敢自負啦！」雙鈎小姐又說：「你的家不是在北京嗎？我勸你還是快回去吧！」蕙秋却更哭着說：「家裏我回不去了！……：」她不勝的嗚咽。雙鈎小姐就暫時離開了她，出了屋，大概是開了門，把外面她的那馬牽到院裏來了。

第四章 情心俠膽渭水訪豪家

這裏原是一個農家，只是老頭兒，老太太，也沒有別人，雙鈎小姐是臨時跟這裏說明，她從章家莊救來了這麼一個難女，打算在這裏暫歇一夜，這裏的老夫婦倒也願意行這件善事，不過可是也怕韋五員外，說那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霸，這裏雖然已經離開了黃河岸，可是韋五員外依然能到這裏來搜，所以勸她們明天務必要走，雙鈎小姐也答應了，這才叫蕙秋在這炕上安心的休息。這裏的老夫婦又給她們煮了小米粥，叫她們喝了，當夜，雙鈎小姐就與蕙秋同蓋着一條被，二人相依相偎的睡了一夜，真親近得有如姊妹，蕙秋也沒有想到，竟然會死裏逃生。次日，馬在窗外嘶叫，天已經亮了，雙鈎小姐先起來到院中將馬餵好，然

後幫助這裏的老夫婦燒水做飯，她真能幹，雖然自稱爲「小姐」，却一點也沒有小姐的嬌貴氣，相反的，她是專能夠幹粗活，做好了飯，她給蕙秋盛了一盤，蕙秋連半盤也沒吃下去了，她確吃了三四盤，然後向那老夫婦笑着說：「我們走啦，再見吧！我也不用這麼謝承您啦，因爲我要是拿出錢來給您，倒像是瞧您不起，後會有期吧！將來我們再報答！」她又攙起那蕙秋說：「嬌姑娘兒！你倒是能夠自己走不能？要是不能夠，我就還是抱着你，可是你既是家也不能回，可打算上那兒去呀？」蕙秋說：「我打算上渭南縣。」雙鈞小姐問說：「你上渭南去，又有什麼事呀？」蕙秋說：「我去找一個人，那人的名字叫龐嗣雄。」雙鈞小姐立時把臉沉下來說：「你去找他幹嗎？那龐嗣雄的爲人我也聽說過，他大概比韋五員外更有錢，也更兇惡，你去找他幹什麼？」蕙秋又垂下淚說：「我是去找我爸爸……」雙鈞小姐却又把眼一瞪，看了蕙秋半天，就點頭說：「好吧！我也是要往西去，咱們可以暫時一塊兒走。等到你自己能夠走的時候，我就不管你啦，咱們各自去幹各的。」蕙秋央求着說：「李姊姊，你到底跟我的爸爸有什麼仇呀？我替他向你賠罪還不行嗎？你看在我的面上，不要去追他，去找他，好不好！」雙鈞小姐却忿忿的說：「我要不爲去找他，我還不離開四川呢，我不要不爲追他，我還不能也來到這兒呢，我跟他仇解不清，因爲他害過我母親，還害過我。」蕙秋又問：「什麼時候害的呢？是怎麼害的呢？」雙鈞小姐搖搖頭，說：「我母親也沒跟我

說過細情，反正，他是我的仇人吧！我不能饒他！」蕙秋更哭着說：「你可別弄錯了啊！我爸爸向來住在北京，這一次才出來，他可是一個好人呀！」雙鈎小姐依然恨恨的說：「好人壞人，我也不管他，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仇人，是仇，我就得報！你也不必多打聽啦，你替你爸爸求我，更是沒用，反正我一點沒認錯人，他的名字叫唐立冲，早先跟福康安到過四川，他跟龐嗣雄，還跟一個姓鄧的，他們全是惡人，我們母女在那時就受了害……」說到這裏，她也傷悲起來，倒是沒有流眼淚，却更忿忿的說：「我有憑據，憑據我全都帶着了。」蕙秋又問：「是什麼？」雙鈎小姐厲聲的說：「你就不用管啦！反正這不干你的事，我救你，是爲打不平，我沒拿你當作唐立冲的女兒看，不然，我先得把你殺了！……快走。」說着，一手拿着她的行李和雙鈎，一手就拉起蕙秋來，蕙秋踉踉跄跄的跟着她走出，就被她抱上了馬，依然是一馬雙騎，很快的就往西去了，蕙秋現在倒不願快走，因爲快走，若是追上了自己的爸爸，那可怎麼辦？這雙鈎女子的武藝這樣好，人又這樣的厲害，我爸爸決不是她的對手呀！……秋風冷，天發陰，黃河上的沙子刮來，觸到人的臉。天地全都是茫茫的黃色，路上也沒有什麼人，馬走的倒是大道，越走越遠，越走越快，雙鈎小姐也不管蕙秋身上被繩索勒傷之處，是還痛不痛，她也不快找個地方叫蕙秋梳梳辮子洗洗臉，但她却是那般漂亮，她的頭上蒙着紫色首帕，她臉上雖沒擦胭脂，却自來的紅潤，走了一些路，她似乎忘了蕙秋是

仇人之女，又拿蕙秋鬧起玩笑來了，說：「我真愛你！我要是一個男的，可就不能把你放走了，一定要叫你做我的媳婦；你要是一個男的，我可也一定做你的媳婦呢。」她簡直胡說八道起來了，蕙秋聽了，臉上又不由得一陣發燒，而心中却更是痛苦，就暗想：這可怎麼辦呀？我爸爸後來雖是那樣的正直，可是早先一定不好，他對待女的也更不好，他害過這雙鈎小姐的媽媽，並且把我那親生母親也一定是給拋棄了，爸爸實在是有過不好，可是我既是他的女兒，我就還得護着他呀……。馬又往西去走，但，又走了不到五里路，忽然雙鈎小姐將馬收住了，原來是道旁邊，在地下爬着一個男子，臉側着，捱着地，雙鈎小姐就說：「這個人是怎麼啦？莫非是被強盜打傷了的嗎？」她真是遇着人的危難，就仗義相扶，立時她就跳下了馬走近前，將這男人的頭抱住往起一抬，看看是死了沒有，然而此時蕙秋忽然就驚訝的叫着說：「哎呀！……這人是韋樑！」雙鈎小姐也想起來了，說：「這個人，不就是前天跟你在一塊的那個人嗎？」蕙秋也疾忙的忍着傷痛下了馬，說：「他，他本是韋五員外的小兒子……」雙鈎小姐一聽了這話，立時就向韋樑的身上踹了一腳，韋樑「噯喲！」的一聲，蕙秋趕緊用雙手將雙鈎小姐攔住，雙鈎小姐忿忿的說：「他是韋五員外的兒子，還不快把他踢死？」蕙秋流着淚說：「他倒是一個好人……」這時賽潘安韋樑渾身是土，頭更滿是血跡，呻吟着說：「我是昨天被父親打傷了，我們父子二人的恩義上從此絕了，我是被家裏的

兩個莊丁，在半夜把我給放了，他們告訴我，你已經被人救了，我被他們放出了莊門，我還跟他們要來你的馬，跟你的戟和寶劍，我就來追你，我走了半夜多，可是我太累了，頭上的傷還痛，我就暈得摔下馬來，唐姑娘！你快一些找着你那馬跟戟，劍，你就走吧！雙鈎小姐你把我殺死，我也不怨你，要不然，你也請走吧！我在這裏是死是活，你們也不要管啦！……」

蕙秋聽了這些話，忍不住嗚嗚痛哭，雙鈎小姐用鈎指着韋樑，問說：「他是你的什麼人？」

蕙秋搖了搖頭，抽抽着說：「什麼人也不是！……」

雙鈎小姐說：「既然什麼也不是，那，咱們就不用管他啦！上馬，走！」

蕙秋却痛哭不肯上馬，說：「他這麼可憐！他又是爲我，才被他的爸爸將他打傷，他還給我送來馬，送來戟……」

雙鈎小姐忽然厲聲說：「你不要再提說什麼戟！我寧願使雙鈎，也不願使戟，戟是個最可恨的東西！好啦！你既是還捨不得這男人，又這麼嚙哩嚙嘛，我也不願跟你一塊兒了，由你們去吧！……」

說着，她收起了雙鈎，就忿忿的上了馬，蕙秋追着哭叫着說：「姊姊你不要走！……」

又說：「姊姊你千萬饒了我的爸爸吧！……」

但雙鈎小姐對她理也不理，就「吧！」的一聲，向馬背上抽了一鞭子，馬就飛似的向西馳去，她獨自的走了，霎時間，人馬的影子全都被一座沙崗遮住，望不見了。

這裏又只賸下了蕙秋和韋樑，蕙秋勉力忍耐着自己身上的傷痛，而把韋樑攙扶了起來，韋樑爬在這裏，本來多一半還是由於累的，他腦上被石鎖擊的那傷，並非十分的厲害，手脚

也全都無恙。蕙秋也只是昨天被吊的，手脚有繩索勒繫的傷痕，因為休息了一夜，也有幾分好了，於是韋樑先向道旁不遠，把那匹馬找着，蕙秋一看，劍和戟，連行李包袱都在馬上帶着了，又看了看，包袱裏的東西，和金銀也全沒有丟失，她放了些心，而更加倍的感激韋樑，韋樑就說：「現在我們先找一個地方去歇上一兩日吧？」蕙秋却又哭着搖頭說：「不行！我更得找我爸爸去了！因為那雙鈎小姐雖然救了我的性命，誰知她在原先原跟我的爸爸有仇，現在她又去追殺我的爸爸去了！我就是傷還沒好，可是我也不敢在路上就攔着，我必須要趕到渭南，不等她去下手，我就得去把我爸爸護住……」她又細說了一說，韋樑聽了，也很是覺着爲難，而且着急，只得叫蕙秋上了馬，再往西去吧！他既沒有馬匹，又不能夠像雙鈎小姐似的同蕙秋二人共騎一匹馬，他只得步行跟着走，蕙秋其實現在也用不着同他在一起走路了，可是一來彷彿是有些戀戀不捨似的，不好把韋樑拋在一邊，二來，她現在胆子小了，願意有一個伴兒，當下她騎馬在前，韋樑雖然走不了太快，可也在後緊緊的跟着，走到中午，找了一個小鎮市吃了午飯，兩人都洗了洗臉，當日走到河南省內滑縣的地方，天尚未黑，就投了店房，二人分房睡覺，次日雇了一輛驛車，蕙秋坐着車，韋樑倒騎着馬，那是走了兩三日過了黃河，到了廣武縣，韋樑在這裏有一個朋友，名叫黑哪叱崔天富，是一個開鏢店的，韋樑向他借了些盤纏，並借了一匹馬和一對雙刀，買了鞋襪衣服換上，這時韋樑又是

丰姿翩翩，不愧是一雙刀小將賽潘安。那個綽號了，頭上的傷也快好了，蕙秋也是胳膊和腿上的紫色血痕都快褪淨了，她也裝扮得很乾淨，整潔，兩條辮子梳得那麽光亮，跟韋樑雙馬相併着往西去，真如一對「璧人」，別人看着他們好像是小夫妻，但韋樑對蕙秋更爲客氣，說話都有分寸，晚間投宿，如無兩個單間，他就叫蕙秋一人住一間，他自己或在大房子裏跟很多人擠在一塊兒，或就在院裏蹲一夜，有時也在馬棚下，睡在稻草上，第二天他還喘着蕙秋，說他睡得很舒服，他除了用午飯時，和走路時，是絕對躲避着和蕙秋接近，他說他往西去，別無目的，是只要見蕙秋尋找着了她的爸爸，那麽他韋樑也就算是盡到心了，假如看到雙鉤小姐將唐老爺逼得過甚，他願意在中間排解，寧使雙鉤小姐殺了他，也不能叫傷着唐老爺，他並且說：「我這樣做，並不是爲討你的好，我只是報答你令尊爲我傳遞家信的那一番友情，這是我應該做的，你不必感謝我！……」他這些話，蕙秋聽了，面上只是紅一紅，什麼話，也不說，然而背着，夜間，一個人在店房燈下，却時常的落淚，因爲韋樑是太可喜了，但她却又忘不了那遠在北京的鄧雅元。她時時在決定：只要見着我爸爸，看他老人家平安無恙的回到北京去，我再知道那蘊娘和梨春到底是誰，都跟我有什麼關係，然後，我的事情就完了，我就找一座深山古廟去落髮爲尼，因爲北京既不能歸，若依着爸爸的話，去跟鄧雅元成婚，那拋下韋樑，實在是不捨，但若嫁了韋樑呢？那又將置鄧雅元於何地？所以不如

出了家，倒還好，並且禮佛唸經，也懺悔懺悔，因為確曾殺過韋七和韋柱等幾個人呀！那雖是由於不得已，但也究竟是有些罪過！她就這樣時時的想，她可不對韋樑去說，並且也避免和韋樑多談閒話，只是，這一路上，往西過洛陽，雖走的都是黃的高原，但在路上時常遇見官商行旅的家眷，差不多全是有夫有婦，夫妻都那麼親近相好。住在店房裏還看見過幾次新娘，却很少看見尼姑，最使她又羞又沒法子躲避的，是在路上時常有人稱呼韋樑爲「大哥」，却叫她爲「大嫂」，有的稱韋樑是「老爺」，稱她是「太太」，彷彿她的雙辮子不足以表明她是處女，她既不能惱人家，韋樑爲了行路方便，也就不否認，她又常常想：我雖沒有嫁了韋樑，可是別人已經都這樣看待我們啦，這還不跟真的一樣嗎？因此她的心彷彿又有點兒活動，黃河的風沙，函谷的秋月，一路上情思纏綿，割也割不斷，繫却又不願緊緊，弄得她比被人網着吊着還更痛苦，寶劍畫戟也不能給她拿定一個準主意，準主意還是剪去雙辮子，脫去藕色的坎肩，去當一個光頭肥袍的小尼姑去吧？可是，天知道！她那裏捨得這付美麗的姿容，聰明的秉賦，青青的年紀，少女的幽思呀！……好在，離着渭南很近了，眼前就要有許多艱難，緊張，還許要殺鬥的事情在那裏，這種興奮，可以暫時使她摒去那些閒愁。往西走，沿路打聽，知道那龐嗣雄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人都呼之爲「龐大老爺」，聽說年紀雖老，却妻妾衆多，家有百萬之富，然而愛財如命，養着奴婢成羣，打手如虎，他本人可

以調動知縣，抵衡知府，連陝西巡撫都稱他爲「老哥」，藩臬二司均屬「晚輩」，他是福貝子的驕夫出身，所以最恨知道他根底的人，老朋友去找他，他不但見，還聽說有的曾被他殺死，他本身更是力大無匹，刀法精絕，三五十個一齊上手也敵不過他，他最恨的是年青而英俊的男子，因爲他曾有一個愛妾，跟一個俊僕跑過，但他最愛的是美貌嬌娘。進了潼關，關中一片平原，華山在望，秋風吹來，更有點寒冷，沿途打聽鐵面溫侯唐老爺的行蹤，仍是沒有人看見過那樣的一個人。蕙秋就猶豫了，騎了馬，向韋樑說：「莫非我的爸爸沒到這裏來？他老人家另走別的路，往峨嵋山去了？」韋樑却搖頭說：「不能吧？由北路往四川，必須由此經過，再說龐嗣雄是他的老同寅，他還能夠不順便來看一看吧？」蕙秋說：「倒不是他老人家想去看龐嗣雄，却是臨走的時候，我那鄧四叔，鄧雅元的父親向他托付的，說是：你路過渭南縣千萬替我找一找龐嗣雄，所以並不是他老人家跟龐嗣雄有什麼事。」韋樑說：「那一定是來了，你令尊爲人是那樣誠實，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連我的那一封信，他都送到我家，他的老朋友托他來看老朋友，他還能夠中途改變主意，又不管了嗎？」蕙秋皺着眉說：「我想他們一定還有些糾紛，是早先的一些舊賬。」韋樑說：「這倒得斟酌斟酌，因爲那龐嗣雄最不認老朋友，並且你年輕，長得又好看，見那龐嗣雄，恐怕不相當，因爲聽說他是個老人了，可是很壞。」蕙秋想了半天，然後就說：「不怕他！我想龐嗣雄無論是怎

樣不好，可是他跟我爸爸有舊交，我又是他的一個晚輩，他待我倒許冷淡，可還未必就肯害我，倒是那雙鉤小姐，可真使我發愁！」韋樑却說：「我倒覺着雙鉤小姐沒有什麼要緊，因為她是一位俠女，遇見閑事她就要管，此時還不定又跑到那裏去了，這個地方她倒未必來，——這樣吧！現在我倒有一個主意，到了渭南先找地方你住下，你不用出頭，我去拜訪那龐嗣雄，向他問問唐老英雄來過了沒有？他要說正在這裏，那就好了，我先去見他老人家，然後請他老人家到店中，讓你們父女相見，龐嗣雄若說是他還沒有來，咱們就在此等幾天，假定說，要是已經從此過去了，那咱們只好就往西再追，一直追到峨嵋山，還能追不着嗎？」

蕙秋嘆了一口氣，就點點頭說：「好！就這樣辦吧！」於是雙馬又向西行，過午，太陽還很高，就到了渭南縣了，這裏，地濱渭水，出產極富，是一個大縣，聽說龐嗣雄龐大太爺是住在城裏，但韋樑却謹慎，預備萬一要是有搗起麻煩，必須離開這裏的時候，爲了方便，所以暫不進城，而在東關找了一家店房，字號是叫「三興棧」，店房很講究，找了一間房子是裏外屋，韋樑想着到了晚間，叫蕙秋睡裏屋，而自己睡外屋，這樣既避「男女之嫌」，又可以在萬一夜間發生事情之時，而一起防備，他是真不放心這裏的那位龐大太爺，以爲不定是怎樣的一個老豹子，老色魔，蕙秋雖也擔着心，但憂愁還不如這時心裏的興奮，她想，今天還不能夠見面嗎？他老人家當着韋樑，也許不會申斥我私自跟着他出來吧？我跟韋樑同行了這

些日，他老人家也許不會說我不好吧？……心裏亂紛紛的，就催着韋樑快一點去，並囑咐他千萬說話要謹慎，把話都務必說明白了，並且要格外的客氣，還順便給打聽打聽，這縣裏在這幾天，是不是來過一位雙鉤小姐？韋樑都一聲一應答應了，他又把衣履換的整齊，他就走了，薰秋獨自個在裏間，一張木榻上躺着休息，待了半天，天色將黑了，忽見店家進屋來，問說：「這裏住的是北京的唐小姐不是？」薰秋翻身坐起來，點點頭說：「是啊！有事情嗎？」店家特別對她顯出恭敬，說：「龐大老爺親自看你來啦！」薰秋倒不禁嚇了一跳，趕緊站起身來，就見外邊已走進三個人來，都是兩名身體健強的男子，同着一位老爺，這位老爺穿的古銅色緞子的袷袍，醬色團子緞子的大馬褂，青緞官靴，青緞鑲着金線邊兒，前面有一顆又大又圓的珍珠子，下面又嵌着一塊翠玉，這樣華貴的一頂使帽，年歲也不過五十餘歲，鬍子不長，梳得十分整齊，而且身材高大，面容却十分和藹而且慈善，一直走進了裏屋，說：「你就是唐小姐嗎？你是我立沖兄的小女兒嗎？」薰秋點頭說：「對啦！我叫薰秋，你是龐叔父吧？……」她的心中突的又難過起來。這龐嗣雄十分感嘆，又把薰秋看來看去，說：「你竟長得這麼大了？當初我見你的時候，你才不過是個兩三歲的小孩……」薰秋不禁又吃了一驚，說：「龐叔父見過我嗎？……」龐嗣雄說：「怎麼沒見過？我跟你爸爸，我們既是同寅，又是最好最好的朋友，在跟隨福貝子出兵打仗的時候，我會受過重傷，多虧你爸

爸救了我的性命，我現在會的這些武藝，還都是跟着他學習來的，只是後來，你的爸爸在峨嵋山上，那最深最險的山澗之旁出了一件事……」蕙秋聽到這裏，就不由心裏更是驚訝，又更難受，趕緊問說：「是什麼事情呀？請龐叔叔快一點告訴我……」龐嗣雄却擺手說：「這話一時說不盡！不過後來，他就帶着你一人，還帶着幾個猴子，往北方去了，我也不知他是回到雁門關他的老家，還是往北京去了？我們就斷絕了音信，無時我不在想我的老朋友，今天忽然來了那韋少爺，他告訴我，說是你來了，哎呀！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呢……」蕙秋又趕緊問：「龐叔父！我的爸爸沒到這兒瞧你來嗎？」龐嗣雄却怔了一下，一翻眼睛，緊接着又笑說：「你那爸爸，在前兩日，我就聽說他已經來到此地了，因為有人看見一個騎着馬帶着畫戟，還帶着一隻猴子的老人，我想那除了他，還有誰？」蕙秋聽了，心裏却有點兒疑惑，暗想：沒有帶着猴子跑？家裏也沒有猴子了？……」龐嗣雄這時又說：「我也知道，你爸爸是跟我端架子，因為我們早先，為財，為兩人都喝了些酒，也爭吵過，他一定還記着那事，他原來就是一個心小的人。他來到這兒不先來看我，反倒要叫我打聽出他的住處，去拜見他，真是太可笑了！老朋友，老弟兄，何必要耍這些脾氣呀？……」姪女你來得好，你先到我家裏去住，見見你的孀母，等他兩天，看你那古怪脾氣的爸爸，他到底是找我來不找我來？……」遂就吩咐着：「店家，這裏的行李你們送到我家裏去！店錢都記在帳上好了！」

店家連聲答應着：「是！是！」龐嗣雄就向蕙秋說：「現在就走吧？外邊有車。」蕙秋這時候仍然有點兒懷疑，雖說龐嗣雄是自己爸爸的好朋友，已是無可疑的了，而況他很知道我的家世，蘊娘到底是誰？恐怕很難找到這麼一個知道那些事的人，但若在這裏問他，他一定不說，到他家裏去看看，細談談也好，不過因為沿路上聽別人說他的名聲太壞了，未免令人對他不能信任……猶豫了一會，龐嗣雄又催她快些跟着走，她却問說：「剛才去找叔父的那人……」話還沒全說出，她就先有點臉紅，又說：「韋樑他怎麼沒回來呀？」龐嗣雄說：「他嗎？……那個人很好，談吐更是不俗，你這次能夠從北京到這裏，聽說是多虧他沿途照應，將來我也得謝謝他，現在我的大兒子，正跟他談得很投緣，我來此接你，他也知道，今天算是我的家裏突然來了兩個貴客，我真高興！我出門的時候，就已經吩咐了廚房，爲你們預備好的酒席，快走吧！」蕙秋在這時，再也不能夠辜負長輩的盛意了，遂就同着龐嗣雄出了屋，出了店門，這店裏的掌櫃的也往外恭敬的相送，外面有三輛車，那兩名健僕坐着一輛，龐嗣雄坐一輛，蕙秋坐當中的那一輛，騾子挽起來，車輪「咕隆隆」的滾動，就進往城裏去了。這時已是掌燈的時候，來到城裏一條寬寬的大街，路北一座門燈高懸照耀，氣象煥赫，在台階很高的大門之前，就下了車，龐嗣雄帶領了蕙秋上了台階走入，才走到第二重院落，就有一位年紀約三十上下的豔妝婦人，帶領着幾個僕婦迎了出來，向蕙秋笑着說：「這

就是唐大姑娘嗎？」龐嗣雄指着蕙秋說：「這是我的姪女，不是外人……」又給介紹着說：「這就是你的孀母！」蕙秋深深的拜了一拜，龐孀母就用手親親熱熱的拉住她：「不用拜了！你一個人兒從北京那麼遠，來到這兒，可真不是容易！你沒帶什麼老媽子嗎？丫環跟僕人嗎？」蕙秋搖頭說：「沒有！」龐孀母又問說：「你母親也沒有來嗎？」蕙秋還沒有答話，龐嗣雄說：「你不要見面就問人家這話，招她的傷心，她的那母親早不在世了，我還記得那模樣兒，跟她長得真是一個樣，比她長得還要美！」一面說着，就向再深一層的院落之中去走，蕙秋被龐孀母拉着，僕婦在旁又攙扶着，就也再往裏去走，她的眼淚不禁簌簌的落下，心說：我真沒有猜錯，我確實是另有一個生身的母親，而她，原來是已不在人世了！……心中悲傷，同時也很失望，因為這一生絕不能再見生母之面了，即使到了峨嵋山，可又作什麼事呢。

第五章 擺酒宴羣釵狂言述舊

龐嗣雄夫婦帶着蕙秋，進了這正院的北房，房裏陳設得十分闊綽，有丫頭獻上茶來，龐嗣雄說：「姪女！你不要客氣，這跟你自己的家是一樣，我也沒有女兒，現在你來了，你就如同是我的親女兒一樣，你那爸爸來不來都不要緊，他若不來，你就無妨在這裏長住，包管

你這嫡母，也不能有半點錯待你！」龐嫡母說：「哎喲！我那能夠錯待她呀？我怎麼想，怎麼盼，也盼不來這麼一個美人兒呀！」又向她身上幾個僕婦和丫環說：「你們看人家？真頭是頭，腳是腳，咱們這兒那麼些個，那個能夠比得上人家呀？我看你們快把燈再點上幾盞，把她們都叫來，叫她們快來看看這由北京城來的大姑娘吧！……」龐嗣雄却對他這年輕的太太把臉一沉說：「我的姪女才來，我們有許多早先的話都要說，你們在旁邊亂攪什麼？都出屋去吧！」當時他就把這龐嫡母，連丫環們都趕出去了，蕙秋倒覺着有點不好意思，可是這屋裏沒有別的人也好，趕快打聽打聽爸爸早先的事，生母究竟是怎麼死的？然後，爸爸要是再不來，我就得走，或是找着韋樑一同走，誰願意長在這兒住呀？憑什麼給他當女兒呀？這時忽然龐嗣雄也走出屋去了，屋中只剩下她一個人，她又不由得有些疑惑。現在蕙秋最疑惑的就是：他爲什麼不叫我跟韋樑見面？若說是什麼「男女有別」但我們是一塊兒來的呀。……她站起身來，想要隔窗向外去看看，但是屋裏的燈又太亮了，她惟恐被別人瞧見，因爲她想：來到爸爸的老朋友家裏，人家又這樣的竭誠招待我，我雖然心裏對他疑惑，表面上却還是不不要顯露才好，萬一人家要是個好人呢？見我這樣的不放心，人家要生氣的。這室內也有桂花，雖然都要殘落了，可仍飄散出一些清香的氣息，隔窗黑沉沉的天上，有一鉤新月，令她又不禁想起了在北京的那難以回去的家，她心中不禁又有一些悽然。待了一會，又進來了

五六個僕婦，都是三十來歲的，全都手脚極為輕快，檯桌子，安上圓桌面，擺了有十多隻凳子，不知爲什麼事，要請這麼多的人，而且，龐嗣雄既要在這兒大請客，我就不必在這屋裏多待了，她遂就找着一個似乎管點事的，正在吩咐着這個擦桌面，又叫那個去擺匙箸，拿菜碟，這麼一個高身材的僕婦，她就走過去問：「這裏是要請很多客嗎？」這僕婦却搖頭說：「不請客！」薰秋又問說：「既不請客！又爲什麼要擺這些把凳子？這些付匙箸呀？」這僕婦說：「都是爲太太們坐的，我們這裏的大太爺一共有九位太太，還有兩個得寵大丫環，也算是半個太太，今天是因爲唐小姐來啦，又要在這兒長住，我們大太爺要是帶着您一間屋，一間屋去見她們，那顯得抬高了她們的身份，倒把唐小姐弄得低下啦，所以我們大太爺想了這麼個主意，叫廚房做一桌好酒席，把她們全都叫來，在一塊兒喝杯喜酒，見見你……」薰秋聽到這裏，當時就把臉沉下來，生氣的說：「這叫什麼話？誰願意在這兒長住，我自己可沒有說。這裏有多少太太，都要見我幹嗎？又什麼叫喜酒？你說明白了，到底怎麼回事？」兩三個僕婦一齊走了進來說：「這話小姐別跟我們說，我們只是伺候人的，聽吩咐的，別的事情我們都不管，大太爺安的是什麼心，我們也一點都不知道。」正在指手劃脚的搶着說，突然龐嗣雄又進屋裏來了，嚇得這幾個僕婦一齊止住了口，而且面上都如土色。龐嗣雄却一句話也沒說，望着薰秋，面上還洋溢着笑容，待了會兒，却回首，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是我一生最難忘的美人兒，你們這些人，給人拾鞋，人也不要，可是這姑娘長得真像她的母親，我今天看見她，就像是我又年青了似的，活到十幾年以前似的，我的鬍子也沒有啦……」這時，那個剛才薰秋頭一個見着的那「龐嬌母」，其實那原來也不過是個得寵的，或是跟着龐嗣雄年數較多的侍妾，她如風擺楊柳似的走過來了。撐了龐嗣雄一下，笑着又瞪着的說：「你是怎麼啦，還沒喝酒，你就先醉胡塗啦！看你這個樣子，多叫唐小姐笑話咱們呀！……」龐嗣雄聽了這話，似乎才覺出自己的忘形，當時又一正色，臉往下沉，長歎口氣，然後擺手說：「都入座吧！」衆姬早就都紛紛的就了座，且有的已經互相斟起酒來，互相大吃起來，在上首留下了三個空座位，那「龐嬌母」拉着薰秋，要叫她跟龐嗣雄併坐着坐着，薰秋却堅決的不肯，說：「我現在不餓，我真不想吃，你們坐着自己吃好了，我就在這裏坐着。」龐嗣雄面上顯出不悅的樣子說：「這是爲什麼？我爲的是大家在一塊樂一樂，因爲我今天太高興，我還要比往日多喝一些酒，把我一往的事情都對你們談一談，因爲……」說到這裏，將目光凝了凝，又說：「我十幾年以前的事，我這家裏的人，都沒有幾個知道的，我也不願聽別人說，更不對別人說，今天唐姪女來了，令我連二十年前的事情全想起來了，我要細說一說，但，沒有你們這許多人在我的眼前，陪着我，再有酒灌着我的肚子，壯着我的胆，我實在，就是想說也不敢說……」說到這裏，他又歎息，倒似乎是真勾起他的感慨來了，薰秋爲了想

知道爸爸和生母的一些往事，便也只得皺眉在龐嗣雄的身旁坐下了，另一邊是那「龐孀母」陪着她，給她斟酒，她也把酒盞沾了沾嘴唇，斜臉看看，就見龐嗣雄持着一隻很大的金酒盞，有他姬妾們給他斟的滿滿的酒，他大口的喝下，並且乾炸羊肉，辣子鷄等等的菜肴，他就一邊翻着眼睛一邊說：「我們都是福康安，福大將軍福貝子的部下，所以現在先得說說福康安是乾隆皇帝正宮孝賢皇后的胞姪，是傅文忠公傅恆的兒子，乾隆四十一年平定金川，五十六年征廓爾喀，六十年討銅川，嘉慶三年征雲貴，中了瘴氣，就死在軍中了，作過雲貴，四川，閩浙，兩廣各處的總督，又作過工部，兵部，吏部尚書，封爲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銜，這位生前威風極大，骨傲無比，出兵打仗的時候，決不騎馬，永遠乘轎，抬轎的人都是跟老虎一樣的壯漢，四班輪流，每班八人，一共是三十二名轎夫，還有轎夫頭兒，我就是一個轎夫頭兒，我們抬着福貝子，有時一天要走一百里地，還不許慢走，想起來那時候可真夠累的，我們掙的銀子雖不多，可是有勢力，到處無人敢惹，我們會硬進苗人家中，強奪簪環，我們會硬把巡視都司官徐斐，揪下馬來毆打。簡直沒有人敢惹，但是有一次，我們在成都城裏，一個娼妓家裏，喝酒醉了就大鬧，不料竟被一個妓女，打了個屁滾尿流，那妓女，年才不過十八九歲，長得亞賽天仙，她的名字就叫姚蘊娘……」這時旁邊的十幾個女人，聽到這裏，也都很是注意，有的就問說：「怎麼這樣厲害呀？」龐嗣雄說：「因爲她學過武藝，學

過武藝的，身手靈活，拳不虛發，脚不瞎踹，一切都講究着數，平時含而不露，你看他也許是個弱女子，也許是個老頭兒，還許是一個小孩，可是你要實在惹惱了他，他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打則已，一打就打死人，又說是：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常言會武藝的人，最是惹不得；可是那時我們那裏看得起一個妓女，竟會有好功夫？……」說到這裏，旁邊又有人說：「她有好功夫，爲什麼要當妓女呀？」龐嗣雄說：「有好功夫，也不能就有飯，她若是光會武藝，不肯去當強盜，又嫁不了人，到沒錢的時候，也得當妓女，才能夠活着，姚蘊娘只是孤身一人，也不知是什麼時候被人賣的，十分可憐，可是她一個人，把我們這二十多個光有力氣，不會武藝的人，打的東歪西倒，我們那裏肯出這口氣？就勾來了許多人，想要砸了她那窰子，把她也打爛；這時，我們的弟兄裏，有一個人就出了頭，此人是福貝子帳下的一個小小的營官，是山西龍門人，姓唐名立冲，原來他也是好武藝，就叫我們都不用上手，他一人去與姚蘊娘廝打，先是拳對拳，後來又戟對劍，那時的情形我還記得，唐立冲手使長戟，就像個呂奉先，姚蘊娘掄舞着寶劍，美得不亞貂蟬，真是好看！後來，也不知是我唐老哥的武藝真高，還是蘊娘嫂一見了他，就身酥手軟；她就算敗在他的手裏了，唐立冲真幸運，不但是贏了蘊娘，還就一個錢也沒化，把蘊娘給娶啦，他那時候就臉黑得像煤炭，可是他好造化，竟自獨佔了女婢娟。……」說到這裏，又痛飲了一大

盃酒。蕙秋知道這就是她爸爸跟她那生身母的一段結婚的經過，她覺得很有意思，尤其欣喜，驚佩，沒想到自己的母親蘊娘原來也會武藝，武技還那麼高，只是，「妓女」，究竟是幹什麼的，她還不大明白，但，總是一種很不幸的遭遇，可是既嫁了爸爸，——這就一定要快生下我了，——她們一定是很好呀！此時却又聽龐嗣雄，似乎很忿忿的說：「姚蘊娘是成都的名妓，她長得那麼美，早就叫我銷了魂，不然也不致挨了她一頓打，雖然挨了打，我可不是更喜歡，因為她更有名啦，簡直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她的，可是，自從她嫁了唐立冲，大家想看一看她，也看不着了，那時就有人說：「唐立冲，不過是個小營官，在福貝子總督大人的面前，他還不如我們抬轎子的得臉，他又窮，不窶我們有錢，誰想到他竟把打過我們的，跟我們有仇的一個漂亮女人獨佔？我，還有千總張起端，把總韓多壽，師爺鄧四安，我們全都不服氣，可是因為不服氣，反倒都與唐立冲深交起來，我是天天去找唐立冲去學武藝，鄧四安是常給唐立冲代寫家信，和送什麼字畫跟對聯，張起端是會唱戲，會說笑話，天天去找他閒扯，給蘊娘解悶開心，韓多壽的官雖小，但他家裏是個財主，極為有錢，他本人又是個年輕的小白臉，我們都去巴結蘊娘，唐立冲是一個直性子的，他並不知道，再說他原本有妻有家，蘊娘也不過是他在外納的一房妾，他雖然娶了個美人，他可不懂得閨房之樂，他喜歡養着猴子，還整天練他那桿鐵戟，蘊娘每天也跟他學着練一練戟，可是多半時候跟我們在

一起混，唐立冲也不在意，因為他以為我們都是好朋友，——這日子可就長了。——蘊娘還生下了一個小女娃……」蕙秋聽到這裏，就更爲注意。心說：那個女娃莫非是我嗎？但聽龐嗣雄又說：「她給那女娃起了個名字叫作梨春，長得還煞是好看，跟她那娘是一個模樣兒。可是她的那個娘，到底烟花柳巷出身的，靠大不住，跟我，還繃着面子，冷若冰霜，跟鄧四安，連理也不理，跟張起端，聽完了笑話就給他出去，惟獨她跟小白臉又有錢的韓多壽……」他說到這裏，他座旁的這些女人，有的撇撇嘴，笑了，有的却說：「這是自然囉，搗兒愛鈔，姐兒愛俏，又有鈔，又有俏，那個蘊娘還不給那唐什麼冲戴上一頂綠頭巾？……」龐嗣雄却忽然拍桌子瞪眼說：「不許你們胡亂批評！我說的這不是別人，說的就是我這姪女唐小姐的爸爸和她的生身母！」說着話，指着旁邊坐着的蕙秋，別人又都帶着卑視和譏笑之意，向蕙秋撩了一眼，可是全都不敢言語了，這時只聽得筷子，調羹，敲着盤碟響，半天也沒有一個人說話的聲兒！龐嗣雄也不往下再講了，蕙秋雖然沒有把話聽完，可是龐嗣雄說的，已經有個大概了，以後的事情誰也不難想像，一定是因爲這個緣故，爸爸就跟我的生身母親，反目爲仇，往下的事情，也真不好再問了，不過……蕙秋於是就悲聲的向龐嗣雄問說：「可是，我那生身的母親蘊娘，跟那梨春，那一定就是我的胞姐了？她們現在是否還在人世？」龐嗣雄搖頭說：「這我可就不知道了，後來我知道唐立冲用他的鐵戟，在峨嵋山

上，將蘊娘梨春母女二人挑死在萬丈深的山溝之下……」蕙秋聽到這裏，却不由得將頭伏在桌上，就嗚嗚的痛哭，龐副雄却用手撫摸着她的雙辮，安慰着說：「你也不要難過了！好在你的爸爸也將要來了，我們兩個一定要帶你到峨嵋山上去看一看，或者那蘊娘還活着也說不定，你不要哭了！……」這時大概是向他那些妻妾們使了一個眼色，所以那些個女人們，都也離開座兒，過來團團的圍着蕙秋來向她勸慰，你一言，我一語的。還有拿自己的繡花手絹，給蕙秋擦眼淚，那「龐嬌母」就緊緊的抱住了蕙秋，溫存的說：「我的孩子，你別這麼傻，你也都快二十歲啦，不應當再想媽媽，以後應當找個婆婆啦，你老遠的一個人出來，真是不容易，來到我們這兒就好啦，就在我們這兒住着吧！這兒有吃的又有喝的，想穿什麼我給你做，想戴什麼我給你買，還有什麼傷心的？將來有了工夫，叫你龐叔父帶着咱們一塊兒到峨嵋山上去玩？」龐副雄哈哈的大笑着說：「對了！對了！將來咱們還得到峨嵋山上去看一看，我至今仍是想那個地方，那峨嵋山上，風景真好，有華嚴頂，有天門石，還有九老洞，晴天的時候可以看佛光，陰天的時候看雲海，在黑夜裏又有萬盞明燈朝普賢，那原是神仙修行之地，你的母親蘊娘，也許在那裏成了神仙，你不要哭紅了眼睛，那可難看！你就安心先在我這裏住着吧，這裏准保比北京你家，比無論那裏，全都好！」那「龐嬌母」又勸她，並問說：「你還吃飯不吃飯？飯可全都冷了！」蕙秋抬起頭來，擦擦眼淚，掠掠辮子，

就站起來急急的說：「我也不吃飯！我謝謝龐叔父和諸位嬸母的一番厚意，可是我還要走……」那「龐嬸母」將她的胳膊拉住，龐嗣雄現出怫然不悅的樣子，說：「這是爲什麼呢？你遠道而來，天色又已經黑了，行李都搬到這裏來了，你還走什麼路呢？」蕙秋說：「我非要立時走不可！因爲，龐叔父你可不要生氣，我是決不能在你這兒住的！我要走，我恨不得即時就到峨嵋山，」龐嗣雄又哈哈大笑，但是沉着臉說：「你真是小孩子！……」蕙秋忿然說：「我一定要去！」龐嗣雄也站起來瞪了兩眼說：「我決不許你走！你既來了，就休想再逃得出我的手心！」蕙秋跳將起來，含着眼淚瞪着眼睛，怒聲的問：「什麼！你還能夠攔得住我走？」那「龐嬸母」和那些個女人都麥勸，都說：「你龐叔父喝醉了，不要理他，你還是安下心，坐下歇一歇吧！……」這時龐嗣雄也是怒氣沖沖，正待再說什麼話，忽然屋門外有人叫他：「大太爺！大太爺！請出來！我們有事。」有僕婦把門開了，這時蕙秋也驚訝的向外去看，只見外面隱隱約約的站着四五個人，全都是彪形大漢，有的手裏還有閃閃的刀光，龐嗣雄也一驚，當時就顧不得再說別的話，遂即趕緊走出屋去，並隨手將屋門緊緊的帶上，這裏許多的女人見龐嗣雄離開了這屋，她們的說話，就都改爲低聲，都圍着蕙秋來勸，有的說：「你不要招大太爺生氣呀！他的脾氣是向來不好，我們都不敢惹他一點，今兒因爲你來了，他還是特別的喜歡，可是他喝醉了，剛才的那些話，也都有點兒胡說，你別全信」

有的是說：「你在我們這兒玩幾天，我們一定替你催着他，上峨嵋去，咱們全都去，你是去辦事，我們是去玩，人多了上山，也當不害怕，路不是很遠嗎！也不要緊，這兒養着四五十個人呢，都有大力氣，都會使刀使槍，叫他們保護着咱們上峨嵋山，即使那裏有強盜，有老虎，咱們也不怕！」蕙秋聽了這話，又不禁吃了一驚，她想着這龐嗣雄的家裏的莊丁一定也不少，比韋五員外那裏的人還許要多，自己現在的戟，劍，馬匹，全都已到了他們的手中，又已經被誘進了這座深宅，倘若真把他那招怒，下了毒手，那我豈不又得跟在韋家莊的時候一個樣？恐怕李春棠也不會再來救我，因為她此時一定還沒有來到，我爸爸究竟到了沒有，也還不知，更不知現在韋樑怎麼樣了？……她如此的一想，當時便不再言語，這些女人又繼續着勸她，彷彿她也聽了，菜又上來了兩件，她可絕不再吃，有一個女人滿滿斟了一盃酒，送在她的眼前，說：「瞧我的面子，你別生氣啦！你再喝一盃喜酒吧！」蕙秋又把臉一沉，旁邊那「龐嬸母」趕緊把那女人用力的一推。酒都洒在地下了，說：「人家不喝酒，你可來灌人家幹什麼，你自己喝吧！要不然，把酒壺酒盃都拿到你自己屋裏，半夜你跟太爺一起喝去吧！」又親親熱熱的拉着蕙秋，說：「姪女！你跟我到我的房裏去吧！咱們娘兒倆說話兒去了」，於是她就拉着蕙秋出了這屋，前面有小僕提着燈籠引路，後面有兩個丫環跟着，原來這院落的後邊還有裏院，就到那院中的西房，這就是「龐嬸母」的寢室，是兩明一暗，陳設

得都很華麗，「龐嬌母」就把蕙秋讓到裏間，叫她躺在那檀木牀上，命丫環替她脫去了鞋，親手給她蓋上錦被，坐在牀邊又安慰她，跟她閒談，但又待了一會，前院的更聲已敲了三下，就見蕙秋闔上了那長長的睫毛的兩隻大眼睛，而睡去了。蕙秋實在沒有睡，她的心裏全明白，並且睜縫着眼睛，見「龐嬌母」由牀邊輕輕的站起身來走開了，還向一個丫環，似乎是擺了隻手，而將一盞燈吹滅，只留下一枝紅燭，燭還結得很長，在銀製的高高的燭台上，光線黯極，「龐嬌母」和丫環全都輕輕走出了這裏屋，一點聲息也沒有，只見紅綢的門帘有點飄動，蕙秋此時就睜大了眼，心中十分的緊張，如今證明了這個地方實在不好，龐嗣雄一定在包藏着壞心，現在韋樑畢竟怎麼樣了，也實在的可慮……坐起身來，掀了掀後邊的牀帷，只見窗紙上，燈光晃晃，可見院子裏不但有燈，一定還是有人，她就更爲着急，假若這時有一口劍，能夠有戟那更不足慮，她就能衝出屋去，可愁的是這本是龐嗣雄愛妾的屋子，沒有一件能夠用以抵擋他人的東西，除了這一隻銀燭台，然而也不能當作寶劍用。

第六章 深夜鬧庭前色魔計拙

她正着急聽「梆梆梆」的三下更鼓已經敲到院裏，但同時好像有很多人都在說：「別打啦！別打啦！滾出去……」把打更的人趕走了，可見是不願將她驚醒，現在院中的絕不是一

個人，像是鹿嗣雄的莊丁已經佈置了很多，防她逃走，蕙秋心裏更是緊張，就趕緊穿上了鞋，下了牀，掀開那個綢門帘向外屋一望，只見黑黝黝的燈全滅了，那「龐嬌母」和婆子丫環們，俱已無蹤影。蕙秋更爲驚疑，就急忙走到外屋，輕輕兒的，將屋門閉上，上下都插上插關，並要將一張八仙桌搬過來，在屋門口堵住，可是這張桌子，是紅木的，分外的沈重，蕙秋實在沒有力氣用兩隻手去搬，她只得連桌子上的東西，都一齊往門這邊來拉，就「嗤楞！嗤楞！」桌子都在地下磨擦發響，桌上還有一對花瓶和坐鐘，也全都亂動，這時院中就齊往這屋門走來，蕙秋一急，就猛力的將這桌子一推，「光當！」的一聲，把門就從裏邊很結實的頂住了，同時也「嘩刺……咕溜溜溜……吧吧！噹啣」一大陣的亂響着，坐鐘、花瓶，全都掉在地下摔碎了，外面的幾個人一齊驚訝，厲聲的說：「是什麼事？開門！開門……」就一齊用大手來推門，並且用刀把子「吧吧」的往門上砸，蕙秋在屋裏也厲聲着說：「開什麼門？你們把我的戟拿來。從窗戶遞給我，我就把門開開，你們快去告訴龐嗣雄，因爲他是我爸爸的老朋友，我剛來拜訪他，他要是不知道長輩的身份，安着什麼壞肚腸，那他就是要找死，你們誰幫助他，誰也休想活命，快去告訴他，並且你們自己斟酌斟酌……」她這話說得跟鋼刀一樣鏘鏘的響，把外邊的幾個人，一定是這裏的莊丁，護院，嚇得連一聲也

不敢言語了，就都慢慢的退身，走開，院中的燈光可還那麼明亮，待了一會，外面仍然有脚步聲，可像是離着屋門已很遠了。蕙秋就悄悄的將窗紙劃破了一個小洞，向外看了看，只見院中支着一隻很大的紙燈籠，十分的亮，有兩個身着短衣，手提鋼刀的人來回的走着，這時扭着頭向這邊來看，蕙秋就明白了，這一定是爲監視她的，她就趕緊又跑進裏屋，「撲」的一聲，將蠟燭吹滅，手中緊緊的握着那銀燭台，但又想：光拿這個作武器，也是不行呀！這時外邊又發出脚步的聲音，是那龐嗣雄又來了，隔着門，帶笑說：「好姑娘！好姪女！快些開門吧！」蕙秋却手持着燭台，把屋門緊緊的倚着，並氣忿的說：「門我是決不開，你得先說明你存的是什麼心吧？」龐嗣雄在門外說：「我還能夠存什麼壞心嗎？我的好姪女！剛才我還沒向你把話說完哩！你確實是姚蘊娘生下的女兒，你的模樣長得跟她是一樣，你帶來的那桿戟，她也會使，我又想起來當年的一件事，你媽媽蘊娘因爲與韓多壽相好，日子一久，被你爸爸看出來了，他就同你的媽媽反目，兩個人在院中掄着戟拚命，把你的姐姐梨春嚇得在旁邊哭，你那時候才生下不久，還什麼也不知道，有一次蘊娘還要把你摔死，她喜歡你的姐姐不喜歡你，你的父母常常用戟相拚，拚得死去活來，別人家也不敢勸他們，若不是姚蘊娘會竄到屋上，有的時候她打不過你的爸爸了，在危急之間，她就手持畫戟跑到屋上，你爸爸就沒法子追她了，只罵一陣，喝上幾盅酒，也就暫時忘了。——可是過上一天半天，兩

人又打，像這樣就過了一年多。結果你的母親蘊娘，帶着你那姐姐梨春，自成都跑上了峨嵋山，不想還是死在你爸爸的戟下，所以，戟那種傢伙，害得你家不淺，今天你來了，我也帶着戟，我就大大的不樂，若學武藝，使什麼傢伙也行？何必專好使他？……開門吧！」蕙秋在屋裏，聽了這些話，不由又弄得心裏十分的悲痛，眼睛發漲，淚似小蟲子一樣的順着臉往下爬，那個龐嬌母也在門外邊了，她像開玩笑似的笑着說：「你真是一個小孩子！沒事兒把門關上幹嗎呀？快開了吧！我還得進屋睡覺呢！」龐嗣雄又說：「快些開門！我剛才又跟那韋樑談了一些話，原來他也不是外人，是黃河岸韋員外的公子，我今晚請他在前院下榻。我想明天，咱們就走，去峨嵋山！」龐嬌母又說：「好姪女！把門快開了吧！你別胡疑惑，這是你爸爸的老朋友家，這裏不是賊店！」蕙秋又問：「那麼，院裏爲什麼有人支着燈籠還拿着刀？」龐嗣雄笑着說：「你也覺着奇怪嗎？我的家裏天天是如此，因爲當年跟着福貝子的，只有我賺下了錢，我又置了這些家業。可是我得防備着，怕人找我來便借錢，這跟你不相干，你難道就爲這才關着了門？可也真是笑話兒了！」蕙秋聽到這裏，也有一些後悔，覺着也許是自己太多疑了，遂就擦了擦眼淚，將桌子拉在一旁，開了屋門，只見外面燭光晃晃，先進來兩名雄壯的男子，一個手中提着燈籠，蕙秋又是一驚，龐嗣雄還沒有進屋，擺手說：「你不要再疑！我是叫他們進屋來收拾收拾東西，你把什麼東西給砸壞了？」說

着，燈光照處，他低頭看見地下的鐘，破花瓶，他倒並沒有說什麼，那龐婦母又驚訝，又痛心的說：「哎喲！怎麼把我這東西給砸碎啦？哎喲！這值好幾千兩銀子啦！」龐嗣雄說：「不要緊！」遂邁着大步走進來，又說：「她的爸爸唐立冲，至今仍欠着我的錢，因為他當年掙點錢，全都叫蘊娘化完了，蘊娘青樓出身，最喜揮霍，唐立冲將她刺下了萬丈深的山澗……我那老哥那時就一個錢也沒有了，他以強盜的手段搶去了我二千兩銀子，搶去鄧四安的元寶五個，他那時的兇惡，令我們都怕他，他就帶着你，拉着猴子回北方去了，那筆債，到現在真算不清，可是等他來了，我倒得跟他說一說。」又叫人把燈都點上，看見蕙秋手裏拿着燈台，他先是一驚，向後退了一步，繼而却又笑着說：「這是作什麼？」他親手接過來，令人給換了一隻蠟燭點上，拿到了裏間，點手向蕙秋說：「你到這裏來！我有好些要緊的話，還要都對你說！」蕙秋雖然仍是疑惑，但却想聽一聽他說什麼話，因為龐嗣雄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了，而且這些事都於自己的爸爸和生身的母親有關，於是，她就遂又走進裏屋，先着急的問說：「你快些告訴我，我爸爸他老人家能夠來不能夠來？你再告訴我，你想我母親姚蘊娘跟我姐姐梨春，到底是能死不能死？」龐嗣雄說：「掉在那樣深的山澗之下，除非遇見什麼仙人相救，豈有不死的道理？可是什麼仙人！我活了這麼大，也沒看見過一個仙人，我只見強者生，弱者死，江湖之上，連什麼有俠客的事情都是瞎說，大概蘊娘和梨春，早就沒

有命了，你不必再想她們，不過如若你要一定上峨嵋山，我也可以送你去一趟，現在我可沒有醉，我有幾句心裏的話，要跟你說……」說着，轉頭向外屋看看，見他的兩名勇悍的莊丁，還在外屋站着，他那最得寵的妾，也就是所謂蕙秋的一鹿嬌母，還在那裏嘮叨着，心痛那砸碎了的東西，她就將紅綢的門帘又放下，向蕙秋低聲的說：「你看我這裏好不好？只聽你的一句話。」蕙秋沉着臉說：「也沒有什麼好的，也沒有什麼不好的。」鹿嗣雄又笑一笑，問說：「你願意在我這裏住嗎？」見蕙秋剛一搖頭，他就又趕緊接着說：「我是說，假若我們峨嵋山回來，什麼事情都沒有了，那時候你願意不願意在我這裏長住？」蕙秋搖頭說：「那我也不願意！因為我自己有家！」鹿嗣雄擺手說：「你不要再說了，你回家去，也怕是沒法吃飯，因為你的爸爸，還不知是生死存亡。」蕙秋吃了一驚，趕緊問說：「是為什麼？莫非你知道我爸爸現在那兒了嗎？」鹿嗣雄微笑着說：「我自然知道，你可先別着急，等我說完了我的話，再告訴你！」於是又急急的說：「你跟着那韋樑同行，我早看出來，你是受了他的誑騙，你這年輕的人，情意是難免有的，但你要嫁他，那可不行，我也得攔阻，因為我手下有人認識他，他是太行山的強盜，外號叫賽潘安。」蕙秋臉也不禁的一紅，說：「我才不管他是幹什麼的啦！我只是因為他認識路，叫他們幫助找我爸爸！」鹿嗣雄說：「你爸爸遠在千里，近在目前，要叫韋樑幫你找，保他一輩子也找不到，我要是找，却易如反掌！」

蕙秋興奮的說：「真的嗎？龐叔父！你要能夠告訴我爸爸在那兒，我就說你是好人啦。」龐嗣雄笑着說：「你的嘴兒也真乖巧，可是你先得答應我一件事！」蕙秋倒不由一怔，問說：「是什麼事？」龐嗣雄更喜歡了，就探着頭，低聲的說：「你看我老嗎？我一點也不老，今年才過五十歲，我這裏的一些女人，都說我不老，我可瞧她們沒有一個好相的，我也跟你說過，你那母親姚蘊娘，是世間最美貌的人，不然如何我跟鄧四安，韓多壽，張起端，全都那廢迷了魂的喜歡她？鄧四安原是一個窮酸，張起端又十分卑鄙討厭，難怪蘊娘不喜歡。但我那時却是又年青又英俊，只是因為我沒練好現在這樣的武技，和沒有這麼多的錢，所以蘊娘沒有理我，但我直到如今仍然想她，她的模樣兒，却已經不大記得了，但今天我一看見你，你長得跟她一樣，簡直是她又活了！並且你比她還美，比她當年還年輕，因此，我就什麼想起什麼都來了，我也彷彿又年輕了，我就打算把我這些老婆全都不要了，全都把她們打發走，我只娶你……我家這些什麼的東西，全是你的……」說到這裏他簡直是哀求了，但聽得「吧！」的一聲，蕙秋掄起來一掌，就正打在他的臉上，但他依然不在乎，哀求着說：「我是因為當年想娶蘊娘沒娶上，現在你叫我娶吧！咱們老夫少妻的也沒什麼……」蕙秋又連氣「吧吧吧！」打了他幾個嘴吧，這時外屋的幾個人，已掀開了帘子來看，龐嗣雄的牙齒都被打破了，順着嘴角直流血，他回頭擺着手說：「你們不要管！」蹙了一下脚，又向蕙秋

說：「你真厲害！可是話我已跟你說完，應不應，我再問你一句，你若是應了，到峨嵋山就許能找着你那親娘，還有你那爸爸，我爲什麼今天過了三更還沒有睡？就是我聽你說他是要來找我，我就趕緊派了人，到東邊的路上去打聽，派去的人將才回來，他已打聽出來你爸爸的卜落了！」蕙秋本來氣得連一句也不能說了，打龐嗣雄的這隻手，因爲用得力太大了，所以也有些發麻，現在聽了這話，她由忿怒之中突然萌出來了驚喜，趕緊高聲的問：「我爸爸到底在那兒啦？你快說，你不說我就打死你！」龐嗣雄却用身穿的古銅色緞子的短襖的頭袖，擦嘴角的血，說：「你好厲害！比姚蘊娘還厲害得多多！我告訴你吧！若沒有我，你不但見不了你爸爸的面，還救不了你爸爸的命，因爲他，鐵面溫侯唐立冲，已經被人捉拿住了，性命朝夕不保！」蕙秋聽了這話，不禁吃了一大驚，同時疑惑，這一定是龐嗣雄信口瞎說，故意嚇唬人，遂就更是生氣的說：「誰聽你胡說，你是故意咒我的爸爸，因爲你不是好人！」龐嗣雄說：「我龐某好人壞人另論，可是從來不說假話，你若不信，我叫一個人來！」遂就向在外屋的一個莊丁說：「你去到前院，把龐福叫來！」那莊丁答應了一聲就走了，這裏，蕙秋的一顆心，突突的不住的跳，因爲如果龐嗣雄說的，這話是真，爸爸可太危險了，我非得去急救不可，反正無論如何，我得立即就去，龐嗣雄把話已經明說，他這樣，我還能夠在他這兒住着嗎？所以就偷眼向外屋去看，見那裏還站着一個莊丁，手裏提着一把刀，蕙

秋就要想法子把那口刀奪到手中，那就有法子走了。待了一會，只見又來了一個人，這人有二十來歲，是個得力的僕人樣子，穿得很齊整，但神色却疲憊不堪，龐副雄叫着說：「龐福！你把你剛才打聽來的事情，跟這位小姐再說一說！」這龐福一邊喘着氣，一邊說：「我跑得太累了！這麼半天的工夫，我跑了華州，敷水，華陰，好幾個地方。到處打聽鐵面溫侯，幸而我的熟人多，換個別人，誰也打聽不出來，因為人家不敢告訴，在敷水鎮米家店，前幾天出了一件事，就是那店裏住着一個老頭子，不錯，正是黑臉，帶着一桿大戟，年紀大概有六十多歲……」龐副雄說：「你就不用這麼細說啦，使戟的，這二十年來，我沒再遇見過一個別的人。」龐福又說：「那位老英雄在店裏病了，天天吐血……」蕙秋一聽，心裏就更難受，同時知道這些話絕不是假的了，於是精神緊張的往下去聽，聽這龐福說：「那位老英雄病在店裏就夠倒楣了，不想還忽然去了一個仇人，是個年輕的女的，到了那兒就把那位英雄捉住，綁起來……」蕙秋聽到這裏，驚訝得幾乎要叫出來，站都站不住。龐副雄說：「我覺得這件事也太奇怪，你爸爸一生也沒有太多的仇人呀？不過他為人雖正直，心裏却是好色，不然當初也和姚縹娘弄不到一起，我想這也許是他這次走在路上，老不歇心，拈花惹草，找出麻煩來了……」蕙秋搖搖頭，發急的說：「我知道那個女的，她姓李……」龐福也說：「對了！米家店的人也說她姓李，是梳着一條辮子，騎着馬，手使一對虎頭雙鉤，並且

人家還有幫手，是三個男人，把那鐵面溫侯綁起來，放在一輛車上，當日就往西去了，那裏的人還以為是辦差事的，所以沒有人敢問，更沒有人敢攔。「蕙秋聽了這麼話，覺得已是千真萬確，就急得她彷彿連氣也喘不過來，往外就走，龐嗣雄却把她攔住，問說：「你要上那裏去？」蕙秋瞪着眼睛說：「我要去救我爸爸，現在去救他老人家！」龐嗣雄說：「現在可四面城門全都關了，非到天亮不能開！」蕙秋說：「城門關了，我會由城上跳出去。」龐嗣雄又哈哈的笑着說：「你的本事倒不小！這年頭兒想不到江湖之間，又來這麼些厲害的女人，你是這樣的兇狠無情，那個雙鉤的女人又把鐵面溫侯都給綁走，真是怪事年年有，不如今年多！告訴你現在那雙鉤的女人恐怕早已將你爸爸押解過西安府，因為已經是三天了，西路上豪傑甚多，你一個姑娘家如何能去得，去了也是吃虧，不如索性等到明天吧，我帶上許多錢，帶許多人同你一起去，或是用我家裏這些有本事的小伙子跟他們去拚，才能救了你的爸爸，我那老朋友那時候，我救了他的命，他也得說我好，我要叫他那老朋友再當我的老岳父，大概他也沒有什麼不樂意的！」蕙秋聽了這話，怒氣更往上湧，可是現在實沒有工夫跟他再惹氣，走到外屋，她就驀的一個箭步，跳到那個拿着刀正要門旁去攔的莊丁的面前，快極，那莊丁一點也沒防備，就被她將刀奪過去了，單刀在手，趁勢一掄，寒光閃閃，嚇得「龐婦母」又「哎喲哎喲」的喊叫，龐福奔過來，又要自她的手中奪刀，龐嗣雄這時却怒極

了，喝喊一聲說：「不要管她！不識抬舉的丫頭！我爲她費了這些事，說了這些話，她竟一點不知情，由她去吧！我看她到底能不能走出渭南城？她要能救得了她的爸爸，我割下我的手！」這時蕙秋又將刀一掄，就躍出了屋，龐嗣雄還在屋裏說：「不要攔她，我准得叫她翻回頭來求我，答應我的那事！」龐福却急得囁囁說：「別不攔她呀！西院裏早就打起來啦：」蕙秋隱隱的聽了這句話，就趕緊飛身上了房，在高處向下去望，就見西邊，隔着一重過道，那邊的一個院落裏，也有閃閃的燈火之光，比這邊的院裏更亮，那院裏也有很多人，刀棍的影子在燈光裏亂動，可不知道是誰跟誰在那裏拚命，她又一驚，疾忙由屋過牆，如輕輕的燕子一般，霎時間就到了那院裏，她在屋上看得極爲清楚，只見那裏約有七八個人，都是龐嗣雄那裏護院的莊丁，他們有的持刀，有的拿棍，都向屋裏忿忿的說：「你快些滾出來！你傷了我們的兄弟，今天就得叫你給他抵命……」屋裏門雖開着，裏邊却是漆黑，裏邊的人却也正在忿忿的說：「你們把龐嗣雄叫來！他花言巧語的哄了我一天，如今竟要害我，你們可真都是瞎了眼睛，却不打聽打聽韋大爺是誰？……」屋裏發躁的這人正是雙刀小將賽潘安韋樑，蕙秋才知道他來到這兒一天，原來也上了當，當時就越發的忿怒，彎腰自屋頂揭下瓦，「吧吧吧！」向着下面的人就打，下面的人立時就有兩個破了腦瓢都「哎喲哎喲」的喊叫，又驚又慌，蕙秋自屋上跳下，揮刀就砍倒了一個人，這時賽潘安韋樑知道外面來了幫

手，他這才怒喊了一聲，將身跳出屋來，手使着一桿長傢伙向着龐家的幾個莊丁就刺，幾個莊丁也都十分的勇猛，有的雖然腦瓢都破了，可是仍然不退縮，仍在亂打，忽然蕙秋一眼看見韋樑現在使的這桿傢伙，正是她的那隻玲瓏畫戟！不知怎會到了韋樑的手裏，蕙秋一看見了，是又歡喜又情急，趕緊說：「快把戟給我！……」當時，兩人往近了一湊，很敏捷的就將手中的傢伙，互相的換過來了，蕙秋的手中一有了戟，立時她的威風更振，便抖起戟來向着那幾個人戳去，那幾個護院的莊丁，就慌張着往那過道去跑，韋樑掄刀還要去追，蕙秋却說：「不用去追啦！咱們還有別的要緊事呢！快些走吧！」韋樑這才收住了刀勢，却說：「沒法子走了！四面的城門早就全都關閉了，非得等到天亮才能出城，因為我剛才已經去了，碰了釘子剛回來的，今夜我來到這裏，龐嗣雄就跟我一陣虛情假意，後來就叫他的兒子陪着我，扯些閒話，並說把你也接來了，因為你在裏院，我也沒法子去見你，我還要想回店房裏去看看，一來想看看你到底是在店裏沒有，二來想看看咱們的行李，可是沒得出城，我只好又回來，因為我想是你既在這兒啦，我就打算等你一夜，明天見了面，再商量辦法，他們讓我在這屋裏歇着，我本來時刻不安而着急，可是剛才忽然去了那幾個人，進屋去，硬要網上我，說是他們大爺的主意，我氣了，又看見其中一人拿着就是你這隻戟，我料想你一定是被他們害了，所以我就殺傷了他們一個，奪過戟來，他們跑出了屋，我將屋中的燈吹

滅，正在隔着屋門，同他們打，你就到來。現在我想咱們應當快些找着咱們的馬跟行李，待一會天就亮，咱們好走，我想你令尊唐老英雄也一定是還沒有來呢！」蕙秋手持着戟，也不住的氣喘說：「我爸爸的下落我已經知道了，等咱們離開這地方，我再跟你談，現在沒工夫，快走！咱們先找馬去！」

第七章 山深天冷癡意感芳心

就在這時，由這過道，忽然又擁來了十多個人，多持傢伙，並打着幾隻燈籠，在中間走着，就是龐嗣雄，嘴角上流的血，還沒全擦乾淨，他又大笑着說：「真行！真行！姚蘊娘的女兒原來真比她的娘還厲害，賽潘安！你算是討來了個好老婆！」蕙秋又挺戟向前，說：「你快不要胡說！今天我真是太忠厚了，我拿你真當作了我爸爸的好朋友，差一點就上了你的當！」龐嗣雄說：「我本來是你爸爸的好朋友，並且是你娘的好朋友！」蕙秋又近前一步，忽然說：「你再說？我就用戟扎死你？」龐嗣雄又大笑着，搖頭說：「怕是不能那麼容易吧？你們兩人現在還沒逃出我的手心，我要去通知了縣衙門，立時就要有官人來捉你們，可是我何必要那麼辦！現在也不用提你們是我的什麼姪子姪女了，我要作一個整人情，你們就放心在我這裏住半宵吧！明天清晨，我送你們出城，還許送你們往西安。賽潘安韋樑聽了這話，

便轉首向蕙秋說：「他既這樣的說，我們就在這裏待半宵，也沒有什麼，料他不能把咱們怎麼樣？」龐嗣雄又在那裏冷笑着說：「你說這話又錯了，我並不是對你們沒辦法，我是愛你們兩人的武藝；又愛你們兩人都年青，正好是一對兒，鐵面溫侯且不說，姚蘊娘有你們這一個好女兒，一個好姑爺，我也是高興的，不必怕！也不必疑惑我，我這個人頂說得開，你們就放心到我屋裏歇着去吧，我派個人去伺候你們，要酒有酒，要茶有茶，只是你們兩人不要再在我這裏攪鬧。如若鬧得太厲害，使人都知道了，那於我的臉面太不好看，你們若是不顧我的臉，那我可就要翻臉，就弄得大家都不好了！」說着又不住的冷笑，剛才那屋子裏，現在已有龐家的僕人進去把燈點上，蕙秋跟韋樑就進了屋，他們兩人倒覺着不好意思，因為又算是經過了一番患難，而兩個人又在一塊兒了，屋外漸漸的沒有了人，那龐嗣雄大概是「敗興而返」了，韋樑又要細詢蕙秋剛才來到這裏的情形，蕙秋却把眼一瞪，說：「你就不必打聽啦！」韋樑就不敢再說話了，蕙秋坐在燈旁默默不語，她的心中此時十分難受，剛才的事，她雖然沒受了龐嗣雄的侮辱，可是心裏也像有很多的委屈似的，生母姚蘊娘的事情，她已大概的曉得了，一想起，她就要哭，而最令她着急的是不知爸爸現下有無危險？那雙鉤小姐李春棠也太狠心，我爸爸已經那樣年老了，就是有仇吧？可是也不知是怎麼跟她家結下仇！也不應當對他一點也不饒恕呀！……這時韋樑已經扒在桌上睡着了，到底是男子的心

寬，而且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夠睡，她却雖然疲倦，可是睡不着，並急盼着天明。漫漫的長夜，好不容易才到了天明，龐嗣雄沒再來見他們，却派了兩個僕人，將蕙秋所有的行李全都拿了來，送他們出城，到那店裏，取了他們的兩匹馬，和韋樑的行李，店錢確實都已由「龐太爺」開發過了，那龐福趕來，並說他們的太爺還要送給「韋少莊主」和唐小姐的路費，拿出一個羊皮紙的包兒來，裏邊大概是銀兩，却被蕙秋拒絕了，龐福還說：「你們到了西安，可以住那裏西關太平店，提起我們太爺，一定有關照，若是用銀兩，可以到西安城裏雄發銀莊去隨使用……」蕙秋却一聲也不言語，只作爲沒聽見，她的心裏却仍然生着氣，尤其惱恨，覺着爸爸所結交的朋友都太不好了。這龐嗣雄既是這麼壞，那在北京的鄧四叔一定就是那「鄧四安」了。原來也不是好人，他跟他的兒子鄧雅元，不定把我們那個家弄成了什麼樣子，又恨又掛念，看看前面的賽潘安韋樑却催着馬急急的要走，彷彿也是恨不得即刻就追趕上「雙鉤小姐」，好把「唐老爺」救回來。因此，蕙秋就更覺着韋樑的可愛，當下他們兩匹馬離開了渭南，飛馳向西，不到晌午，便已到了西安府長安城，這是一個大地方，人烟繁盛，可是如果鐵面溫侯唐老爺被那雙鉤小姐給強迫到這裏來，那更如同是石沈大海，簡直沒有法子找尋，韋樑到東關和南關幾家店裏去打聽了，他說了雙鉤小姐的容臉，和唐老爺的情形，人家都搖頭，不但說是不知道，沒看見，還對他們兩人很是懷疑，都猜不出來他們兩人

是什麼關係，因為他們既不像是兄妹，又不像是夫妻，尤其蕙秋梳着兩條辮子，那樣美麗，又那樣年輕，西安府雖大，可是她這樣子還找不出第二個來，人家都直看他們，蕙秋蹙眉苦臉的仍然催着韋樑再去給打聽，韋樑是硬着頭皮，又找着這裏的鏢店，一家一家的去打聽，鏢店裏的人見他們都索着馬，帶着傢伙，倒還認爲是「江湖同道」，說起來「江湖話」，蕙秋是一句也聽不懂，韋樑告訴她，說是人家也不知道，蕙秋失望得當時就要哭，韋樑反倒得勸慰她，又找到城內的一家鏢店，這鏢店裏有幾個鏢頭，對於鐵面溫侯唐立冲，他們也是一點也不曉得，可都是久聞「雙鉤女俠」的大名，並且知道她名叫「李春棠」，是四川人，爲近年來川陝一帶江湖上最出名的一位女傑，並聞說那個女子性極殘忍，被她殺死過的人不少，蕙秋聽了，心中就更爲憂急，韋樑向她說：「那雙鉤女子既是四川人，想她必是把唐老英雄帶往四川去了，她倒未必敢在中途施行殺害。於是兩人當日離開了西安就往南急急的走去，在這裏已經望見了秦嶺，秦嶺卽是終南山脈，峯嶺相連，如同一個蒼翠的大屏風似的橫畫在陝省的腹部，嶺北是關中平原，嶺南是漢中地帶，但若經過這座山嶺可是不容易，他們過了子午鎮，就越走越覺着地勢越高，再向南去，就走進了秦嶺，入山越走越深，至傍晚時，就在山中投店住宿，這山裏並沒有房子，人家都在山巖上挖掘出來很深的洞窟，安上了門，就在裏邊居住，他們叫作爲「窰洞」，現在韋樑與蕙秋，二人住的這家店，也就是一座窰洞

裏，兩匹馬只好繫在外面，進內一看，洞裏却很深，彷彿分出來好幾個單屋子，一邊是住着幾個揩筐子運木炭的商販，在那邊有的抽旱烟，有的談天，有的却大睡特睡。店家是夫婦兩個，都很年青，很恩愛的，把他們讓到有一張木頭釘的算是牀的角落，笑着詢他們是從那兒來的，韋樑只略略的作答，那男店家便去餵完了馬，關上了門，女的在那邊燒火，蕙秋看着人家那個女的，隨丈夫在這深山中做着這個小生意，很快樂，倒是無爭無擾，無憂無慮，比自己強得多，自己連這麼個生活都得不到，……不禁歎了口氣，而韋樑以為她是又發愁了，就勸她，並說：「你吃完了飯，還是躺下歇一歇吧！我看你太累了！」其實蕙秋倒是不覺着累，只是困倦，昨天就一夜沒睡，現在上眼皮跟下眼皮却直往一塊兒打架，她又覺着冷，坐在牀上幾乎縮成了一團，那邊女店家燒飯的火，暖氣兒並吹不到她的這裏，韋樑看出來了，好在這裏住着好幾個販炭的，木炭堆了許多筐，韋樑就買了幾根木炭，請女店家用灶裏的火給燒紅了，放在個破瓦盆裏，這就算是個火爐，拿過來，他同蕙秋，兩個人就抱着這隻炭盆烤着，立時身上的血脈都加速的流暢起來，心裏也都舒服了，韋樑就不禁的笑，說：「幸虧燒了這麼幾塊炭，這真好，真有用，你現在也覺得不大冷了吧？」蕙秋却仍然不言語，也不笑，但是她的手兒和臉兒，全都被炭火烤得通紅，女店家燒好了飯，用兩隻黑砂粗盪，兩隻粗棍兒的筷子，給送過來，韋樑趕緊伸手去接，女店家却已經把一份盪筷，交到蕙秋的手

裏，並笑着說：「大嫂吃上一點吧！這地方沒別的！」蕙秋說：「這就很好了！」同時她的臉上又發燒，因為聽這女店家把「大嫂」兩個字叫得是這麼真切，並且轉臉又向韋樑問：「這位大哥不常走這條路吧？不然我們爲什麼看着眼生呢？現在同着這位大嫂要上那兒去呢？是走漢中去嗎？」韋樑點頭，漫然的答應着說：「對啦！」此時那男店家也走過來，蹲在炭盆的旁邊，端着盃，一邊吃着，一邊跟他們閒談，也是一口一口的「大哥」，一聲一聲「大嫂」叫着，蕙秋吃完了幾口飯，就往那木床上躺下了，少時即熄了燈，韋樑是在地下舖了些乾草，靠着牆壁睡的覺，然而他即於此夜與蕙秋生情，二人遂訂白首之盟。

第八章 催馬追車畫戟救老父

韋樑與唐蕙秋在這山窟旅店之中，發生了情愛，但他們的情愛是純潔的，不過互相表明了愛慕之情。蕙秋願意快些救了父親，見了母親，以後就與韋樑結爲夫婦，明知道以後二人的命運還是飄泊的。但總是有一個相助相扶，彼此慰安的伴侶較好，韋樑現在是滿意極了，但他不知道蕙秋的心中仍然有點兒牽掛，由心中的牽掛，而觸動了傷悲，他並沒有睡熟，暗中還在不住的流了幾點碎珠子一般的眼淚，這就是因爲她還沒有忘了那多情的書呆子鄧雅元啊，尤其是那日在蘆溝橋頭的一片愛，恨，愁，戀和感激的悽迷情景。稍微睡了一會兒之

後，在窰洞裏也不知天色已經亮了沒有，可就聽見外面「咕碌碌」的有車輪行在山道的響聲，靠着壁角的韋樑當時霍的站起身來，他就急跑着要到門外去望，但是這窰洞的門，從裏邊被鎖鎖得很堅固，韋樑趕緊去叫店家開門，店家的婦人先醒了起來的，說是：「不敢開，天還沒有亮呢！」韋樑說：「天既是沒有亮，爲什麼外邊有車走？」店家的婦人還沒有回答，外邊又發生一陣清脆的馬蹄之聲，還不像止是一匹馬，韋樑就更着急，催促着說：「快些！把門開開！」蕙秋這時也拿着戟走過來，她更焦急，不住的敲那門板，搖擺那門鎖，說：「我們非得出去看看不可！」那店家這時也睡眼朦朧的起來了，手裏拿着鑰匙，可不即時去開鎖，還向韋樑說：「你們放心吧！你們的兩匹馬拴在外邊丟不了，山裏的好漢們全都講義氣，不捨我們這店裏客人的東西，」婦人也說：「住我們這店，你放心！可是這麼早，門決不能開，外面走過去的，不是這山裏的好漢，就是過路的英雄，你不招他，他也不攪你！……」蕙秋却掄着戟急躁着說：「什麼樣！我們是要看看外邊車上是什麼人？馬上是什麼人？」那幾個販炭的人也全醒了，點起燈來看，韋樑却已經把鑰匙奪到手裏，他就急急的開了鎖頭，「呀！」的一聲，把這窰洞的木門，就拉開了，現出門外黎明的天色，吹進清冷的晨風，他們的那兩匹馬倒還拴在門前，可是那車聲，及馬蹄聲，已向山中去遠，店家婦人還拉住蕙秋好意的說：「你不能夠出去呀！叫你的男人也千萬不要出去呀！山裏的好漢跟過往的英雄

全都不好惹呀！」蕙秋回首說：「你別害怕！」說時她就提戟出了窰洞，解馬騎上，韋樑急向她說：「你略等一等，我去拿上我的雙刀！」蕙秋却不等着他，自己就持戟催馬向南追去，越往南地勢越高，過了一道山嶺，却又向下走去，這時在迷茫的晨風朝霧之中，就見眼前有三個人全都騎着馬，馬之前，還有一輛騾車，全都行得很快，此時蕙秋氣忿填胸，並且焦急，悲痛，她就催馬前馳，同時把玲瓏畫戟高高舉着，怒喝着說：「快停住！我問你們幾句話！若不然，我追上去，戟可是不能饒！……」前邊的三匹馬聽了她這威嚇的話，却仍是不停的往下走，那車更已遠去了，蕙秋急急催馬，再向前趕，她並且看出前邊有一匹馬，正是她爸爸的那匹棗色大馬，但馬上的人却是一個用白布手巾包頭的瘦小個子，其它兩匹馬上都是二十多歲的壯男，打扮都像強盜，此時全已亮出了利刃，蕙秋怒喝着：「你們……害了我爸爸！現在還想往那兒去跑？……」馬向前衝，突覺前邊有暗器飛來，她用戟一撥，一隻尖長帶着紅布鏢衣之鋼鏢，便落於馬前，她的雙腿緊箍馬肚，一手持戟，一手向馬膀狠狠擊了一下，馬就向前連躍幾躍，就追上了，那三個人一齊回馬舞刀向她來殺，蕙秋將戟去迎，兩三合，便有一人落了馬，那其餘兩個人更是兇悍，刀法更緊，向蕙秋來拚，蕙秋一面用戟迎戰，一面問說：「你們快說出，前面那車裏，到底是什麼人？」這兩個人連話也不答，只罵道：「小母狗！你傷了我們的弟兄！你的武藝還能勝得過我們小姐嗎？」蕙秋一聽，更驚更

急了，擄戟又戰幾合，韋樑也舞雙刀自後趕來，蕙秋就急急的說：「你快抵住這二人，我去追那車，那車上就是雙鈎丫頭擄走了我的爸爸！」話未說畢，韋樑已奮勇的前來幫助她，她揮戟奪路，馬從那受傷的人身上跳了過去，又飛一般的向前疾馳，再過了一道山嶺，她就見那輛車又在眼前不遠，並且看出來是「二套車」，不是騾子拉的，却原是兩匹健馬拉着一輛帶棚子的車，車行得比她這匹馬快得多，她怎麼緊追，也是追不上，她又隨追，隨高聲的叫：「前邊的雙鈎小姐！……」她本來要罵，但又想：人家是救過我的性命的，因就接着喊：「李春棠姐姐！請你將車停住吧！那車上是我的父親吧！你放了他吧！他老人家與你有什么麼仇，你可以跟我說呀！……」但是也不知道前邊車上的人聽見沒有，車仍是不停，蕙秋的馬又向前追，再叫着：「李姐姐！……雙鈎小姐！……」那兩匹馬拉着一輛車，索性又轉過了一個山環，看不見了。她這裏，馬喘，人也覺着力盡聲嘶，但她依然喊着：「李姐姐！……」她又追過了這個山環，看見那輛車又在下面飛也似的走着，她放着繮挺戟，向下又追，追仍是追不上，這時她就大罵着說：「你這女強盜！你這潑婦！竟敢害我爸爸？我拿戟叫你這潑婦死！……」罵聲喊出，前面的車當時就停住了，由車上跳下來一女子，正是雙鈎小姐李春棠，但她現在手使的並不是雙鈎，却就是唐老爺的那一桿「金鋒鐵月蛟龍戟」，那沉重的戟，在李春棠健壯的胳膊上舉着，就向蕙秋撲來，蕙秋趕緊勒馬，橫戟，又叫着：「姐姐！」

李春棠却瞪着眼說：「誰是你的姐姐？我因為看你年小，你又跟我一樣，是一個女的，我救活了你的命，你反倒來這裏罵我？好沒良心！」蕙秋趕緊說：「姐姐！你，你聽我說！你那車裏是我的爸爸！……」李春棠挺戟說：「我不管他是你的什麼，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仇人！」蕙秋哭着說：「我求你饒了他！」李春棠啞着說：「呸！……慢說你來給求情！就是北京城的皇上，給他來求情也是不行！你剛才與我那三個夥計在一塊打，我本就生氣，我不是怕你，我是不願意傷了你，還可憐你的年歲，又是一個女的！……」蕙秋淚如秋雨一般的往下流，慘悽的說：「李姐姐！你現在叫我往前見我的爸爸行不行？然後你就連我都殺了，我也甘心！」李春棠却冷笑着說：「你不必向我使那詭計，你要趕到那邊救了唐老匹夫，騎上你的馬就跑嗎？」蕙秋拭着眼淚說：「我沒有那樣想，李姐姐你不要多疑！……」李春棠却將戟一揮，一個箭步，已到了馬前，兇悍的說：「不要再說廢話，你有什麼本事就只管來吧！如果勝得過我這桿戟，我或許放了你爸爸的那條老狗命！」蕙秋一聽，她竟這樣辱罵了自己的父親，當時就也不禁生氣，而更爲焦急，她遂即將俊目圓瞪，在馬上挺起了玲瓏畫戟，向着李春棠惡狠狠的就刺，李春棠是在步下，雙手握着金鋒鐵月蛟龍戟，向着馬上猛的來扎，當時雙戟翻飛，二女互鬥，殺得秦嶺山中，霧起石飛，本書第二集至此亦告一結束，以後：車墮深澗，唐蕙秋捨身救父，種種熱鬧節目，均在三集，四集，再行敘述。

